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三

松齡柳泉甫著

江中

王聖俞南游泊舟江心既寢視月明如練未能寐使童僕爲之按摩忽聞舟頂如小兒行踏蘆席作响遠自舟尾來漸近艙戶慮爲盜急起問童曰亦聞之問答間見入伏舟頂上垂首窺艙內大愕按劍呼諸僕一舟俱醒告以所見或疑錯悞俄响聲又作羣起四顧渺然無人惟疎星皎月漫江波而已衆望舟中旋見青火如燈狀突出水面隨水浮游漸近舟則火頓滅即有黑人驟起屹立水上以手攀舟而行衆譟曰此必物也欲射

之方開弓則遽伏水中不可見矣。問舟人舟人曰此古戰場鬼時出沒其無足怪。

○○○魯公女

招遠張子旦性疎狂不羈讀書蕭寺時邑令魯公三韓人有女好獵生適遇諸野見其風姿娟秀着錦貂裘騎小驪駒翩然若画歸憶容華極意欽想后聞女暴卒悼嘆欲絕魯以家遠寄靈寺中即生讀所生散札如神明朝必香食必祭每醉而祝曰睹卿半面長繫夢魂不國玉人奄然物化今近在咫尺而遊石河山恨如何也然生有拘束死無禁忌九泉有靈當珥而來慰我傾慕日夜祝之幾半月一夕挑燈夜讀忽舉

首則女子含哭立燈下生驚起致問女言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
避私奔之嫌生大喜遂共歡好自此無虛夜謂生曰妾性好馬
以射鷹殺虎為快罪孽深重死無歸所如誠心愛妾煩代誦金
剛經一藏數生世世不忘也生敬受教每夜起即柩前捻珠誦
偶值節序欲與偕歸女憂足弱不能跋履生請抱負以行女
笑從之如抱嬰兒殊不重累遂以為常考試亦載與俱然行
必以夜生將赴秋闈女曰君福薄徒勞馳驅遂聽其言而止
積四五年魯罷官貧不能視將就窆之苦無葬地生乃自陳
某有薄壤近寺願葬女公子魯公喜生又力為營葬魯
德之而莫解其故魯公二人綢繆如平日一夜側倚生懷洎

落如豆曰五年之好。于今別矣。受君恩義。數世不足以酬。生驚問之曰。蒙惠及泉下人。徑咒藏滿。今得生。河北盧戶部家。如不。忘今日。過此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煩一往會。生泣下曰。生三十餘年矣。又十五年。將就木焉。會將何為。女亦泣曰。願為奴婢。一報少聞。曰。君送妾六七里。此去多荆棘。妾衣長難度。乃抱生項。生送至通衢。見諸傍車馬一簇。馬上或一人。或二人。車上或三人。四人。十數人不等。獨一銅車。綉樓朱隱。僅一老嫗在焉。見女至。呼曰。來乎。女應曰。來矣。乃回顧生云。盡此且去。勿忘所言。生諾。女行近車。嫗引手上之。展軀即發。車馬闐咽而去。生悵然而歸。誌時。日于壁。因思徑咒之數。持誦益虔。夢神人告曰。汝志。

良嘉但須要到南海去問南海多遠曰近在方寸地醒而會
其旨念切菩提修行倍潔三年后次子明長子政相繼擢高
科生雖暴貴而善行不替夜夢青衣人邀去見宮殿中聖
一如菩薩狀迎之曰子為善可喜惜無修齡幸得請于上
帝矣生伏地稽首喚起賜坐飲以茶味芳如蘭又令童子引
去使浴于池池水清潔游魚可數入之而溫掬之有荷葉香
移時漸入深處失足而陷過涉抵頂驚寤異之由此身益健
目益明自捋其鬚白者盡黦落又久之黑者益落面紋
亦漸舒至數月後頷无童面宛如十五六時輒魚好遊戲
事亦猶童過篩過幅二子輒匡救之未幾夫人以老病卒子

欲為求繼室于朱門。生曰：待吾至河北來而後娶。屈指已及約期。遂命僕馬至河北訪之。果有盧戶部。先是盧公生一女。生而能言。長益慧美。父母最鍾愛之。貴家妻。禽安輒不欲。怪問之。具述生前約。共計其年。大笑曰：痴婢。張郎計今年已半百。人事變遷。其骨已朽。縱其尚在。髮童而齒。聲矣。女不聽。母見其志不搖。與盧公謀。戒閹人勿通客過。期以絕其望。未幾。生至。閹人拒之。退返旅舍。悵恨無所為計。聞遊郊郭。因循而暗訪之。女謂生負約。涕不食。母言渠不來。必已殂謝。即不然。皆盟之罪。亦不在汝。女不語。但終日。盧患之。亦思一見生之為人。乃托游教。遇生于野。視之。

年也。評之班荆畧談甚個儻。公喜邀至其家。方將探問。盧即遽起。囑客暫獨望。匆入內告女。女喜自力起。窺審其狀不符。零涕而返。怨歎罔公。乃白其是女無言。但泣不止。公出。意緒懊喪。對客殊不款曲。生問貴族有爲戶部者乎。公漫應之。首他顧。似不屬客。生覺其慢。辭出。女啼數日而卒。生夜夢女來曰。下顧者果君耶。年貌殊異。覩面遂致違隔。妾已憂憤死。煩向土地祠速招我魂。可得活。遲則無及矣。既醒。急探盧氏之門。果有女亡三日矣。生大慟。進而弔諸其室。已而以夢告盧。盧從其言。招魂而歸。啟其衾。撫其尸。呼而祝之。俄聞嗟中咯。上有聲。忽見朱櫻乍起。墜痰塊如冰。扶移榻上。漸復吟呻。盧公悅。肅客置酒宴會。細展官牘。知其巨家。益喜。擇吉成礼。居半月。携女而歸。盧

送至家半年乃去。夫婦居室儼如耦。不知者多誤以子婦為姑婢者焉。盧公適年卒。子最幼。為豪強所中傷。家產幾盡。生迎養之。遂家焉。

○道士

韓生吾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于其座。會宴集。有道士托鉢門上。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人怒。歸不顧。韓聞。擊刺之。戲甚久。詢之。家人以情告。言未已。道士竟入。韓招之坐。道士向主客皆一舉手。即望畧致研詰。始知其初居村東破廟中。韓曰。何日棲鶴東觀。竟不聞。和疎缺地主之礼。荅曰。野人新至。無文遊。聞居士揮霍。深願求飲焉。韓命舉觴。道士能豪飲。徐見其衣服垢敝。

頗淹蹇不甚為礼。韓亦海客過之。道士傾飲二十餘杯。乃辭而
去。自是每宴會。道士輒至。遇食則食。遇飲則飲。韓亦稍厭
其頻飲。次徐朔之曰。道長日為客。寧不一作主。道士笑曰。道人
和居。寧。惟獲肩承一啄耳。徐慚不能對。道士曰。雖然。道人
懷誠久矣。會當竭力作杯水之酬。飲畢。囑曰。望子幸賜光
寵。次日相邀同往。疑其不設行。道士已候于途。且語且步。
已至寺門。入門則院落一新。連閣雲蔓。大奇之。曰。久不至。創
建何時。道士荅。竣工未久。比入其室。陳設華麗。世家所無。二
人肅然起敬。甫坐。行酒下食。皆二八孩童。錦衣朱履。酒
饌芳美。備極豐渥。飯已。另有小進。珍果多不可名。貯以水

晶玉石之器。光焰几榻。酌以玻璃。瑣圍尺許。道士曰。喚石家姊妹來。童去少時。二美人入。一細長。一弱柳。一身短。齒最稚。媚曼復絕。道士即使歌。以侑酒。少者拍板而歌。長者和以洞簫。其声清細。既闌。道士懸爵促醺。又命偏酌。顧問美人。久不舞。尚能之否。遂有僮僕展羅瑜於筵下。兩女對舞。長衣亂拂。香塵四散。舞罷。斜倚画屏。二人心曠神飛。不覺醺醉。道士亦不顧客。舉杯飲盡。起謂客曰。姑煩自酌。我稍憩。即復來。即去。南屋壁下。設一螺鈿之床。女子為施錦褥。扶道士臥。道士乃曳長者共寢。命少者立床下。為之爬搔。二人睹此狀。頗不平。徐乃大呼。道士不得無礼。往將枕。

之道士急起而遁見少女猶立床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擁臥
視床上美人尚眠繡榻顧韓曰君何太迂韓乃逕登南榻欲
與狎褻而美人睡去拊之不轉因抱與俱寢天明酒夢俱醒
懷中冷物冰人視之則抱長石臥青堦下急徐視上尚未醒見
其枕遺屏之右酣寢敗廁中遽起互相駭異四顧則一
庭荒艸西間破屋而已

○○○胡氏

直隸有巨家欲延師忽一秀才踵門自薦主人延之詞語
閑熟遂相知悅秀才自言胡氏遂納贅館之胡課業良
勤淹洽非下士等然時出遊輒昏夜始歸扃閉依然不聞款

叩而已在室中矣。遂相驚以狐然。察胡意固不惡。優重之。不以怪異。廢礼胡知有主人有女。求為姻好。屢示意。主人徧不解。一日胡假而去。次日有客來謁。繫黑衛于門。主人逆而入。年五十餘。衣履鮮潔。意甚恬雅。既坐。自達。始知為胡氏作冰。主人嘿然良久曰。僕與胡先生交已莫逆。何必婚姻。且息女已許字矣。煩代謝先生。客曰。確知令媛待聘。何拒之深。再三言之。而主人不可。客有慙色曰。胡亦世族。何遽不如先生。主人直告曰。實無他意。但惡非其類耳。客聞之怒。主人亦怒。相侵益亟。客起。執主人。主人命家人杖逐之。客乃遁。遺其駟。視之毛黑色。批耳修尾。大物也。牽之不動。驅之則隨手而蹶。嚶然草蟲耳。主人

以其言念，知必相仇，戒備之。次日果有孤兵大至，或騎或步，或戈或
弩，馬嘶人沸，聲勢汹湧。主人不敢出，狐齧言大屋主人益惧，有
健者率家人譟出，飛石施箭，而相沖擊。互有重傷，狐漸靡，
終引去。遺刀地上，亮如霜雪，近拾之，則高粱葉也。眾笑曰：
技止此耳。然恐其復至，益備之。明日眾方聚語，忽一巨人自天而
降，高丈餘，身橫數尺，揮大刀如門，逐人而殺。羣搦大石亂擊之，
顛踣而斃，則舅靈耳。眾益易之。狐三日不復來，眾亦懈。主
人適登廁，俄見孤兵張弓挾矢而至，亂射之，集矢于胸，大惧，急
喊眾奔闕。狐方去，拔矢視之，皆蒿梗。如此月餘，去來不常，雖不
甚害，而日戒虞。主人患苦之。一日胡生率眾至，主人身出，胡望

見避于衆中。主人呼之。不得已乃出。主人曰。僕自謂無失礼于先生。何故興我。羣狐欲射。胡止之。主人近握其手。邀入故齋。置酒相款。從容曰。先生達人。當相見諒。以我情好。寧不樂附婚姻。但先室車馬富室。多不與人同。孫女相從。即先生當知其不可。且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適于口。先生何取焉。胡大慚。主人曰。無傷。舊好故在。如不以塵濁見棄。在門牆之幼子。年十五矣。願得坦腹床下。不知有相若者否。胡喜曰。僕有弱妹。少公子一歲。頗不陋。方以奉箕帚如何。主人起拜胡。答拜。于是酹酢甚懽。前卻俱忘。命羅酒漿。遍牆從者。上下歡慰。乃詳問居里。將以奠雁。胡辭之。日暮繼燭。醺醉乃去。由是遂安年。

餘胡不至、或疑其約安、而主人堅待之、又半年、胡忽至、既道、溫涼已、乃曰、妹子長成矣、請卜良辰、遣事翁姑、主人喜、即同定期、而去、至夜果有輿馬、送新婦至、奩妝豐盛、設室中、幾滿、新婦見姑、嫵溫麗常、興主人大喜、胡生與一弟來、送女、談吐俱風雅、又善飲、天明乃去、新婦且能預知年豐凶、故謀生之計、皆取則焉、胡生兄弟以及胡媼、時來望女人、皆見之、

戲術

有桶戲者、桶可容升、無底中空、亦如俗戲、人以三席置街上、待一升入桶中、旋出、即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又取又傾、頃刻兩席皆滿、然後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奇在多也、

利津李見田在額鎮閒遊閭場欲市巨甕與陶人爭直不成而卒至夜室中未出者六十餘甕啟視一空陶人大驚疑李踵門求之李謝不知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室一甕不損在魁星樓下非典如言往視果一俱在樓在鎮之南山去場三里餘傭工運之三日乃盡

閻羅

萊蕪秀才李中之性直諒不阿每數日輒死去僵然如尸三四日始醒或問所見則隱秘不洩時邑有張主者亦數日一死語人曰李中之閻羅也余至陰司亦其屬曹其門殿對朕俱能述之或問李昨赴陰司何事張曰不能具述

惟提勘曹恭答云

異史氏曰阿瞞一案想更數十回羅矣畜道劍山種具在宜得何罪不勞挹取乃數千年不決何也豈以臨刑之囚快于連割故便乞求死不得也異已

王阮亭云中州有主而為河神者曰黃大王鬼神以生人為之理不可曉

馬僧

濟南一僧不知何許人赤足衣白被日于芙蓉明湖諸館誦經抄募而以酒食錢粟皆弗受叩所需又不答終日未嘗見其餐飯或勸之曰師既不如葷酒當募山村僻巷中何日往

來於糴粥之場。僧合眸誦經。毛長指許。若不聞。少選又語之。僧遽張目厲聲曰。要如此化。又誦不已。久之自出而去。或從其后。固詰其必如此之故。走不應。叩之數四。又厲聲曰。非汝所知。老僧要如此化。積數日。忽出南城。卽道側如僵。三日不動。居民恐其餓死。貽累近郭。因集勑他徒欲飯之。欲錢之。僧冥然不動。羣搖而語之。僧怒。手袖中出短刀。自剖其腹。以手入內。理腸于道。而氣随絕。衆駭告郡。葉堊之。異日為大所穴。席見踏之。似空。發視之。席封如故。猶空爾然。

。伏狐

太史某為狐所魅。病瘥。符籙既窮。乃乞假歸。異可匪避。

太史行而狐從之。大惧。無所爲謀。一日止于冰門外。有鈴醫自言能伏狐。太史延之入。投以藥。則房中術也。促令服訖。入与狐交。銳不可當。狐辟易。哀而求罷。不聽。進益勇。狐展轉營脫。苦不得去。移時無声。視之。現狐形而斃矣。

昔余鄉某生者。素有嫪毒之目。自言生平未得一快意。夜宿狐館。四無鄰。忽有奔女。靡未啟而已入。心知其狐。亦欣然樂就。狎之。衿襦甫解。貫草直入。狐驚痛。啼声咬然。如鴈脫韝。穿窬而出。去。某猶望窓外作狎暱声。哀喚之。果其復回。而已寂然矣。此真討狐之猛將也。宜榜門驅狐。可以爲業。

。蘓仙

高公明圖知郴州時有民女蘓氏浣衣于河上有巨石女
踞其上青苔一縷綠滑可愛浮水漾動遠石三面女視之心動
既歸而娠腹漸大母私詰之女以情告母不能解數月竟舉一
子欲寘隘巷女不忍也藏諸積而養之遂天志不嫁以明其
不二也然不夫而孕終以為羞兒至七歲未嘗出以見人兒忽謂
母曰兒漸長出禁何可長也去之不為母累問所之曰我非人種行
將騰霄昂壑耳女泣詢歸期答曰待母屬續兒始來去後
倘有所需可致臧兒積索之必能如願言已拜母竟去出而望之
已杳矣女告母曰大音之女堅守旧志与母相依而家益落偶

缺晨炊、仰屋無計。忽憶兒言、往啟櫝、果得米、賴以舉火。是
有求輒應、逾三年、母病卒、一切葬具、皆取給于櫝。既葬、女獨
居三十年、未嘗窺戶。一日鄰婦乞火者、見其兀坐空閨、語移時
始去。居無何、忽見彩雲繞女舍、亭上如蓋、中有一盛服立、審
視則蕙女也。迴翔久之、漸高、不見。鄰人共疑之、窺諸其室、見
女靚粧凝坐、氣則已絕。衆以其無歸、議為殯殮。忽少年
入、丰姿俊偉、向衆申謝。鄰人向亦竄知女有子、故不之疑。少年
出金藏、母植二飛于墓、乃別而去。數步之外、足下生雲、不可復
見。后桃結實甘芳、居人謂之蕙仙桃樹。年上華茂、更不衰
朽。官是地者、每携實以餽親友。

李伯言

李生伯言，沂水人，抗直有肝膽。忽暴病，家人進藥，却之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陰司閻羅缺，欲吾暫攝其篆耳。死勿埋我，宜待之。是日果死，駒從導，走入一宮殿，進冕服，隸胥祇候甚肅。案上簿書叢沓，一宗江南某，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十二人，鞠之。佐証不誣，按冥律宜炮烙。堂下有銅柱，高八九尺，圍可二抱，空其中而熾炭焉。表裡通赤，羣鬼以鉄蒺藜，撻驅使登手。移足盤而上，甫至頂，則烟氣飛騰，崩然一响如爆竹。人乃墮，團伏移時，始復蘇。又撻之，爆墮如前。三墮則匝地如烟而散，不復能成形矣。又一起為同邑王某，被婢父訟盜占生女。王即

生姻家。先是一人賣婢。王知其所來非道。而利其直。遂購之。
至是王暴卒。越日其友周生過于途。知為鬼。奔避齋中。王亦
從入。周惧而祝問所欲為。王曰。煩作見証于冥司耳。驚問何事。
曰。余婢寔價購之。今被誤控此事。君親見之。惟借李諾一言。無
他說也。周固拒之。王出曰。恐不由君耳。未幾周果死。同赴閻羅。
質審。李見王隱存左袒意。忽見殿上火生。酸燒梁棟。李大
駭。側足立。吏急道曰。陰曹不與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
他念。則火自熄。李斂神竅。慮火頓滅。已而鞠狀。王與婢父反復
相苦。問周。周寔對王以故。犯論咎。上訖遣人俱送回生。周
與王皆三日而甦。李視事畢。輿馬而返。中途見潮頭斷足者。

數百輩伏地哀鳴。停車研詰。則異鄉之鬼。思踐故土。恐關隘阻。隔乞求路引。李曰。余攝任三日。已解任矣。何能爲力。衆曰。南村胡生。將建道場。代厲可致。李諾之。至家驕從都去。李乃甦。胡生字水心。與李善。聞李再生。便詣探省。李遽問清醮何時。胡訝曰。兵燹之后。妻孥瓦全。向與室人作此願心。未向入道也。何知之。李具以告。胡嘆曰。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可恨。步乃敬諾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猶憶卧。見李肅然起敬。申謝。佑庇。李曰。法律不能寬假。今幸無恙乎。王云。已無他症。但管瘡濃潰耳。又二十餘日始痊。脣肉腐落。癰痕如杖者。

異史氏曰。陰司之刑。慘于陽世。責亦苛于陽世。然閻說不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誰謂夜台無天日。哉。第恨無火燒。臨民之堂。解耳。

○○○黃九郎

何師參字子蕭。齋于茗溪之東。門臨曠野。薄暮偶出。見婦人跨驢來。少年從其后。婦約五十許。意越清越。轉視少年。上可十五六。丰采過于姝麗。何士素有斷袖之癖。睹之神出于舍。翹足目送。影滅方歸。次日早伺之。落日冥濛。少年始過。生曲意承迎。笑問所來。答以外祖家。生請過。希少憩。辭以不暇。固曳之。乃入。略坐。興辭。堅不可挽。生挽手送之。殷囑便道。

相過少年唯_レ而去。生由是凝思如渴。往來耽注。足無停趾。一日却半規。少年歛坐。大喜。要入命館。童行酒間。其姓字。蒼蒼。黃姓第九童子。無字。問過往何頻。曰。家慈在外祖家。常多病。故數省之。酒散行欲辭去。生掉臂遮留。下管鑰。九郎無如何。頽頽復坐。挑燈共語。溫若處子。而詞涉游戲。便含羞。面向壁。未幾引與同衾。九郎不許。堅以睡惡為辭。強之再三。乃解上下衣。着袴卧床上。何滅燭。少時移與同枕。曲肘加臂。而狎抱之。苦求私暱。九郎怒曰。以君風雅士。故與流連。乃此之為。是禽處而獸愛之也。未幾晨星熒_レ。九郎遂去。生恐其遂絕。復伺之。蹊蹊凝睇。目穿北斗。過數日。九郎始至。喜逆謝過。強曳

入齋促坐笑語。竊幸其不念旧惡。無何解屣登床。又撫哀之。九
即曰。纏綿之意。已鏤肺腑。然親愛何必在此。生甘言糾繆。渠
一親玉肌。九即從之。生俟其睡寐。潛就輕薄。九即醒。攬衣遽起。
秉夜遁去。生邑邑。若有所失。忘毀廢枕。日漸委悴。惟日使齋童還
偵焉。一日九即過門。即欲逕去。童牽衣入之。見生清癯。大駭慰問。
生寔告以情。涔涔。隨聲零落。九即細語曰。區區之意。實以相愛。無
益于弟。而有害于兄。故不為也。君既樂之。僕何惜焉。生大悅。九即去。
后病頓減。數日平復。九即果至。遂相繼。倦曰。今免承君意。幸勿以
此為常。既而曰。欲有所求。肯為力乎。問之。答曰。母惡心痛。惟太醫藥
齊野王先天丹可療。君与善。當能求之。生諾之。臨去又囑生入。

城求藥及暮付之九郎喜上手稱謝又強与合九郎曰勿相糾纏
誰為君圖一佳。勝第萬。矣。生問誰九郎曰有表妹美無倫倘
能重意當報柯斧生微笑不答九郎懷藥便去三日乃來復
求藥生恨其遲詞多誚讓九郎曰本不忍禍君故踈之既不
蒙見諒請勿悔焉。由是燕會無虛夕。九三日必以一乞藥。齊怪
其頻曰此藥未有過三服者胡久不瘳因累三劑並受之又顧
生曰君神色黯然而病乎曰無脉之驚曰君有鬼脉病在少陰不
自慎者殆矣。歸詰九郎九郎嘆曰良醫也。我實孤久恐不為
君福生疑其誑藏其藥不以盡予。慮其弗至也居無何果病
延齊診視曰晝夜不寔言今鬼氣已遊墟莽泰緩何能為九

即日奏省侍曰不聽吾言果至于此生尋死九郎痛哭而去先是
邑有某太史少與生共筆硯十七歲擢翰林時秦藩貪暴而賂
通朝士無有言者公抗疏劾其惡以越俎免藩陞是省中五日
伺公僚公少有英稱曾邀叛王青睞因購得旧所往來札脅公
公俱自徑夫人亦投懷死公越宿忽醒曰我何子蕭也詰之所言皆
何家事方悟其借軀還魂留之不可出奔日舍撫疑其詐必欲排
陷之使人索千金于公上偽諾而憂悶欲絕忽通九郎至喜甚語言
悲歎交集既欲復狎九郎曰君有三命焉公曰余恤主勞不如
死逸因訴冤苦九郎悠憂以思少間曰幸復生聚君曠無偶前
言表妹慧麗多謀必能分憂公欲一見顏色曰不難明日將

取伴老母。此道所經。君僞爲弟也。兄者。我假渴而求飲焉。君曰。驢子亡。則諾也。計已而別。明日傳午。九郎果從女郎徑門外過。拱手絮語。略晚。女郎娥眉秀曼。誠仙人也。九郎索茶。公請入飲。九郎曰。三妹勿訝。此兄盟好。不妨少休。止扶之而下。繫驢于門而入。公自起瀹茗。因目九郎曰。君前言不足以盡。今得死所矣。女似悟其言之爲已者。離榻起立。嚶嚶而言曰。去休。公外顧曰。驢子其亡。九郎火急馳出。公擁女求合。女顏色紫變。窘若囚拘。大呼兄。不應曰。君自有婦。何喪人廉恥也。公自陳無室。女曰。能矢山河。勿令秋扇見捐。則惟命是聽。公乃誓以皦日。女不復拒事。已。九郎至。女色然怒讓之。九郎曰。此何子蕭。昔之名士。今之太史。与兄

最善其人可依。即聞諸姪氏。當不相見罪。日向晚。公邀遮不聽去。
女恐姑母駭怪。九郎銳身自任。跨馱逕去。居數日。有婦携婢過。
四十年許。神情意致。雅似三娘。公呼女出窺。果母也。瞥睹女。怪問。
何得在此。女慚不能對。公邀入拜而告之。母笑曰。九郎稚氣。胡再
不謀。女自入厨下。設食供母。食已乃去。公得原偶。頗快心期。而惡緒
縈懷。恒覺有憂色。女問之。公徧述顛末。女笑曰。此九兄一入可得
解。君何直憂。公詰其故。女曰。聞撫公溺。而歌。而比頑童。此皆九兄所長。
也。校所好而獻之。怨可消。仇亦可復。公慮九郎不肯。女曰。但請哀之。
越日。公見九郎來。肘行而逆之。九郎驚曰。兩世之交。但可自效。
頂踵所不敢惜。何忽作此態向人。公具以謀告。九郎有難色。

女曰妻失身于郎誰賣為之脫令中途彫喪焉置妾九
 郎不得已諾之公族與謀馳書與所善之王太史而致九郎焉
 王會其意大設招撫公飲命九郎歸女郎作天魔舞窈窕
 美女撫惑之亟請于王欲以重金購九郎惟恐不得當王故沉
 思以難之遲之又久始將公命以進撫喜前卻頓釋自得九
 郎動息不相離侍妾十餘視同塵土九郎飲食供具如王者
 賜金萬計半年撫公病九郎知其去冥殆近也遂釐金帛
 假歸公家既而撫公薨九郎出資起屋置產畜婢僕母子
 及姪并家焉九郎出與馬甚都人不知其孤也余有笑判并
 志之

男女居室。為夫婦之大倫。燥濕互通。乃陰陽之正氣。迎風待月。尚有蕩檢之訕。斷袖分飛。難免掩鼻之醜。人必分焉。道乃敢生。洞非龍源。漁篙寧誤。入今未從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雲雨未興。輒爾上下其手。陰陽反背。居然表裡為奸。華池置無用之鄉。謬說老僧入定。蠻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眇稱戈。繫赤兔于轅門。如將射戟。標大弓于國庫。直欲斬關。或是監內黃鱗。訪和交于昨夜。分明王冢朱李。索鑽報于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頓來。固相案設黃龍府潮水忽至。何以禦之。宜斷其鑽刺之根。並塞送迎之路。

金陵女子

沂水居民趙某以故自城中歸見女子白衣哭路側甚哀晚之
美悅之凝注不去女垂涕曰夫也路不行而顧我趙曰我以曠
野無人而子哭之慟寔愴于心女曰夫死無路是以哀耳趙勸
其復擇良匹曰渺此一身其何能擇如其所托勝之可也趙忻
然自薦女從之趙以去家遠將覓代步女曰無庸乃先行飄若
仙奔至家膝井曰甚勤積二年餘年謂趙曰感君戀上猥相
從忽已三年今宜且去趙曰曩言無家今焉往曰彼時漫為
是言耳何得無家身父貨藥金陵倘欲再晤可載藥往可助
資斧趙經營為贊輿馬女辭之出門遂去追之不及瞬息遂

者居久之頗涉懷想因市藥詣金陵寄貨旅邸訪諸衢市忽
藥肆翁望見曰婿至矣延之入女方浣裳庭中見之不言亦不
笑浣不輟趙啣恨遽出翁又曳之返女不顧如初翁命治其作飯
謀厚贈之女止之曰渠福薄多時不任宜少慰其苦辛再檢
子數醫方与之便吃著不盡夫翁問所載藥女云已售之矣
直在此前乃出方付金送趙歸試其方有奇驗沂水尚有能知
其方者以繇臼接茅簷雨水洗瘰癧其方之一也良效
王沈亭云女子大哭凡

湯公

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抱病彌留忽覺下部熱氣漸升而上至

收則足死。至腹則股又死。至心之死最難。九自童稚以及瑣屑
久忘之事。都隨心血來。一潮過如一善。則心中清淨寧帖。一惡則
熾懷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七八
歲時。曾探雀雛而斃之。只此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
待平生所為。一潮盡。乃覺熱氣倏已然。穿喉入腦。自頂顛
出。騰上如炊。踰數十刻期。魂乃離竅。忘軀殼矣。而渺上無歸。漂
泊如蹈閭。一巨人來。高幾盈尋。掇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疊
股。其人甚夥。藉腦悶氣。殆不可過。公頓思惟佛能解厄。因宣稱號。
德三四聲。飄墮袖外。巨人復納之。三納三墮。巨人乃去之。公独立徬徨。
未知何往之善。憶佛在西土。乃遂西。無何見路側一僧。趺坐趨拜。問

遠僧曰。凡孝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兩處銷名。乃可他適。公問其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面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得帝君。因指以牀。公又趨之。見一殿閣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像。伏祝之。帝君揀名曰。汝心誠正。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非菩薩莫能為。因指示令急往。公從其教。俄見茂林修竹。殿宇華好。入見螺髻莊嚴。金容滿月。瓶浸楊柳。翠碧重烟。公肅然稽首。拜述帝君言。菩薩難之。公哀禱不已。傍有尊者白言。菩薩施大法力。撮土可以為肉。折柳可以為骨。菩薩即如所請。手斷柳枝。傾瓶中水。合淨土為泥。拍附公體。使童子携以送靈所。推而合之。棺中呻動。霍然病已。家

人駭然集扶而出之討氣絕已徃七矣

○○連瑣

楊子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牆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

聲如濤湧夜闌秉燭方復悽斷忽牆外有人吟曰玄夜淒風却

倒吹流螢惹艸復沾帷反復吟誦其聲哀楚聽之細婉似享

疑之明日視牆外並無人跡惟有紫帶一條遺荆棘中拾歸置諸

窗上向夜三更許又吟如昨楊移枕登望吟頻輟悟其為鬼然恹

慕之次夜伏伺牆頭二更向盡有女子珊珊自牖中出手扶小樹低首

哀吟楊微嗽女忽入荒艸而沒楊由是伺諸牆下聽其吟畢乃

隔壁而續之曰此情苦緒何人見翠袖單寒月上時久之寂然

楊乃入室方望忽見麗者自外來歛衽曰君子固風雅士妾乃多
所畏避楊喜拉坐瘦怯凝寒若不勝衣問何居里久寄此間答
曰妾隴西人隨父流寓十七暴疾殂謝今二十餘年矣九泉荒
野孤寂如鷺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出恨者思久不屬蒙晨
續權生泉壤楊欲與歡感然曰夜台朽骨不比生人如有出惟
促壽數妾不忍禍君子也楊乃止戲以手探鼻則鷄頭之內
依然處子又欲視其裙下隻鈎女俯首笑曰狂生太囉哩矣楊
把玩之則見月色錦襪約綵線一條更視其一則紫帶繫之間
何不俱帶曰昨宵畏君而避不知遺落何所楊曰為卿易之
遂即窠上取以授女女驚問何來因以實告女乃去綫束帶

既翻案上書忽見連昌宮詞慨然曰妾生時最愛讀此今視之殆如夢寐與談詩文慧黠可愛剪燭西窗如得良友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頃即至輟囁曰君秘勿宣妾少胆怯恐有惡客見侵楊諾之兩人惟同魚水雖不至乱而閨閣之中誠有甚于画眉者女每於燈下為楊寫書字態端媚又自選宮詞百首錄頌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每夜教楊手談不則挑弄絃索作蕉窻零雨之曲酸人胸臆楊不忍卒聽則為曉苑鶯聲之調頓覺心懷暢適挑燈作劇樂輒忘曉視窗上有曙色則張皇遁去一日薛生造訪值楊晝寢視其室琵琶棋枰具在知非所善又翻書得宮詞見字跡端好蓋疑之楊醒

薛問戲具何來。荅欲學之。又問詩卷托以假諸友人。薛反復揄
玩。見最後一葉細字一行云。某月日連瑣書笑曰。此是女郎小字。何
相欺之甚。楊大窘。不能置詞。薛詰之益苦。楊不以告。薛寒挾楊
益窘。遂告之。薛冰一見楊。因述所屬。薛仰慕殷切。楊不得已諾。
之夜。分女主為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上向人。楊以實情自
白。女以與君緣盡矣。楊百詞慰解。終不惟起。而別去。曰。妾暫
避之。明日薛來。楊代致其不可。薛疑支托。暮與窗友二人來。淹
留不去。故抗之。恒終夜譁。大為楊主白眼。而無如何。眾見數夜杳然。
浸有去志。喧囂漸息。忽聞吟聲。共聽之。凄婉欲絕。薛方傾耳。神
注。內一武生王某。振巨石投之。大呼曰。作態不見客。甚得好句。嗚上。

側使人向損吟頓止。眾甚怨之。楊恚憤見于詞。色次日始共引去。楊独宿空齋。與女復來而殊無影跡。踰二日女忽至泣曰。君致惡賓兒嚇煞妾。楊謝過不遑。女遽出曰。妾固謂緣分盡也。從此別矣。挽之已湫。由是月餘。更不復至。楊思之。形銷骨立。莫可追挽。一夕方獨酌。忽女子褰幃入。楊喜極曰。卿見字有耶。女涕重膺默不言。亟問之。欲言復忍曰。負氣去。又急而求人。未免愧怍。楊再三研詰。乃曰。不知何處來一慳猷隸。逼充媵妾。願念清白裔。豈屈身輿臺之鬼。然一錢弱質。烏能抗拒。君如齒妾在琴瑟之數。必不聽自為生活。楊大怒憤將致死。但慮人鬼殊途。不能為力。女曰。來夜早眠。妾邀君夢中耳。于

是復共傾談。翌以連曙。女臨去。囑勿晝眠。雷待夜約。楊諾之。因
于午後薄飲。乘暝登榻。蒙衣偃卧。忽見女來。授以佩刀。引
手去。至一院宇。方闔門語。聞有人拮石搥門。女驚曰。仇人至矣。
楊啟戶。驟出。見一人赤帽青衣。蜩毛迭冪。怒咄之。隸稱目相仇。
言詞兇謾。楊大怒。奔之。隸投石以投。驟如急雨。中楊腕。不能握刀。方
危急所逼。見人腰天野射。審視之。王生也。大號乞救。王生張弓急
至。射之中股。再射之殪。楊喜感。謝王。問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
贖。遂与共入女室。女戰惕羞縮。遙立不作一語。案上有小刀。長僅
尺餘。而裝以金玉。出諸匣。光芒鑑影。王嘆贊。不釋手。與楊畧語。見
女慚俱可憐。乃出分手去。楊亦自歸。越牆而仆。於是驚為寤。聽村鷄

已亂鳴矣。覺腕中痛甚。曉而視之。則皮面赤腫。停時。王生來。便言
夜夢之奇。楊曰。未夢射名。王恠其先知。楊出手示之。其告以整
憶夢中顏色。恨不真見。自幸有功于女。復請先容。夜間女來稱
謝。楊歸。功王生。遂達誠懇。女曰。將伯之助。豈我不散忘。然彼對上。妾
實畏之。既而曰。彼愛妾佩刀。寔是妻父。出使粵中。百金購之。妾
愛而有之。纏以金絲。綴以明珠。大人憐妾天亡。用以殉葬。今願割
愛相贈。見刀如見妻也。次日楊致此意。王大悅。至夜女果携刀來
曰。屬伊珍重。此非中華物也。由是往來如初。積數月。忽于燈下笑
而向楊。似有所語。面紅而止者。三生抱問之。答曰。久蒙眷愛。妾受生
人氣。日食烟火。白骨頓有生意。但須主人精血。可以復活。楊咲曰。

卿自不肯。豈我故惜之。女去。交接后。君必有念。餘日大病。然葉之可愈。遂與為歡。既而着衣起。又曰。尚須生血一點。能拚痛以相愛乎。楊取利刀。刺臂出血。女卧榻上。便滴臍中。乃起曰。妾不采矣。君記取百日之期。視妻情。前有青鳥鳴于樹頭。即速發塚。楊謹受教。出門又囑曰。慎記勿忘。遲速皆不可。乃去。越十餘日。楊果病腹脹欲死。醫師投藥。下惡物如泥。浹辰而愈。計昔日。使家倚棹以待。日既夕。果見青鳥雙鳴。楊喜曰。可矣。乃斬荆發塚。見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摩之微溫。蒙衣舁歸。置煖處。氣休然。細于屬絲。漸進湯醢。半夜而蘇。每謂楊曰。二十餘年如一夢耳。

王阮亭曰。結盡而不盡。甚妙。

○單道士

韓公子。邑世家有單道士。工作劇。公子愛其術。以為座上客。單
与人行望。輒忽不見。公子欲傳其法。單不宣。公子固慤之。單曰。蘇
恬。吾術恐壞吾道也。所傳而君子則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竊者矣。
公子固無慮。此然。或出見美麗而悅。隱身入人閨闥。是濟惡而宣
淫也。不敢從命。公子不能強。而心怒之。陰与僕輩謀。撻辱之。恐
其道匿。因以細灰布麦場上。思左道能隱形。而履處必有印迹。
可隨。印處急擊之。于是誘單往。使人執牛鞭立捷之。單忽不見。
灰上果有履跡。左右亂擊。頃刻已迷。公子歸。單亦至。謂諸僕曰。
吾不可復居矣。向勞服役。今且別當有以報。袖中出青圓。或又探

得青一簋并陳几上陳已復探九十餘探按上已滿遂邀衆飲俱醉
二仍內袖中韓聞其異使復作劖单于壁上画一城以手推搥城門
頓闕因將囊衣篋物悉擲門內乃拱別曰我去矣躍身入城月
遂令道士頓首後間在青州市上教兒童画墨圈于掌逢人戲
拋之隨所拋處或面或衣圈輒脫去落印其上又問其善房中術能
令下部吸燒酒盡一甌公子嘗面試之

○○白于玉

吳青庵翁少知名葛太史見其文每嘉嘆之託相善者邀至其家
領其言論風采曰焉有才如吳生而長貧賤者乎因俾鄰好致之曰使
青庵奮志雲霄當以息女奉巾櫛時太史有女絕美生聞大喜

確自信。既而秋闈被黜。使人謂太史富貴所固有。不可知者遲早耳。請
待我三年。不成而後嫁。于是刺志益苦。一夜月明之下。有秀才造詣。自
暫短鬚。細膚長爪。詰所來自。白氏字刊玉。略于傾談。豁人心會。
悅之。而中止宿。遲明欲去。生囑便道。頻過。白感其情殷。願即假館。
約期而別。至日。先一蒼頭送炊具。未少間。白至。乘駿馬如龍。生另舍
舍之。白命奴牽馬去。遂共晨夕。忻然相得。生視所讀書。并非常所
見聞。亦絕無時藝。訝而問之。白笑曰。士各有志。僕非功名中人也。夜
每招生飲。出一卷授生。皆吐納之術。多所不解。因以迂緩置之。他日謂
生曰。曩所授。乃黃庭之要道。仙人之梯航。生笑曰。僕所急。不在此。求
仙者。又斷絕情緣。使萬念俱寂。僕病未能也。白問何故。生以宗嗣

為慮白曰胡久不娶。哭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亦笑曰。王請無怨。色
所好何如。生具以情告。白疑未必真。美生曰。此遐適所共聞。非小生之目賤也。
白微哂而罷。次日忽復裝言別。生凄然與語。刺不能休。白乃命童子先
負裝行。兩相依戀。俄見一青蟬鳴落葉間。白辭曰。興已駕矣。請自此
別。如相憶。拂我榻而臥之。方欲再問。轉瞬間。白杳如指。翩然跨蟬背上。朝
晰而飛。杳入雲中。生乃知其非常人。錯愕良久。悵自失。踰數日。細雨
忽集。思白暴切。視所卧榻。蟲跡碎瑣。慨然掃除。設席即寢。無何見白。
家童來相招。忻然從之。俄有桐鳳翔集。童捉謂生曰。黑徑難行。可
乘此代步。生慮細小不能勝任。童曰。試乘之。生如所請。寬然殊有餘。
地。童亦附其尾上。戛然一聲。凌空際。未幾見一朱門。童先下扶生。

亦下問此何所曰此天門也門邊有巨扁蹲伏生駭惧童一身墮之見
處上風景与世殊異童導入廣寒宮內以水晶為階行人如在鏡
中桂樹兩章參差合抱花氣隨風香無斷際亭宇皆紅窗時有
美人出入冶容秀骨瑤世并無其侍童言王母宮惟鹿猶勝然
思主人伺久不暇苗連導与趨出移時見白生候于門握手入見
外清水白沙涓流溢玉砌雕闌殆疑桂洲甫望即有二八妖鬟
來薦香茗少間命酌有四簋人歛衽鳴璫給事左右後覺
背上微癢鹿人即俄指長甲探衣代搔生覺心神搖曳因所
宴頓眊而微睡漸不自持笑顧鹿人兇搭与語美人輒笑避白
令度曲侑觴一衣絳綃者引爵向客便即筵前宛轉清歌

諸麀者坐管教曹鳴已雜和既闌一衣翠裳者亦酌亦歌
尚有一紫衣人与一淡白軟俏者吃已笑暗中互讓不肯前白全酌
一唱紫衣人便来把瓊生托棲杯戲撓纖腕女笑失手酒杯傾倒
白譙訶之女拾杯含笑使首細語云冷如鬼手馨强来托人臂白
大笑罰令自歌且舉已衣淡白者又覓一觥生辞不能醪女捧酒
有瑰色乃强飲之細視四女風致翻已無一非絕世者遽謂王曰人間
尤物僕求一而難之君集羣芳能令我真箇銷魂否白笑曰足
下意中自有佳入此何足當巨眼之顧生曰吾今乃知所見之不
虛也白乃盡招諸女俾自擇生顛倒不能自決白以紫衣人有
托臂之好遂使襖被奉客既而衾枕之愛極盡綢繆生素贈

女脫金腕釧付之。忽童入曰：仙九路殊，君宜即去。女急起遁去。生問主人，僮曰：早詣待漏，去時囑送客耳。生悵然從之，復尋旧途。將及門，回視童子，不知何時已去。帟喙驟起，生驚竄而去，墮之無底，而足已奔墮一驚而寤，則朝暾已紅。方將振衣，有物膩然墜褥間，視之釧也。心益異之，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尋赤松遊，而尚以撇續為憂，過十餘月，晝寢方酣，夢紫衣姬自外至，懷中綳嬰兒曰：此君骨肉。天上難留此物，敬持送君。乃寢諸床，牽衣覆之。每欲去，生強與為歡，乃曰：前一度為合卺，今一度為永訣。百年夫婦盡于此矣。君倘有志，或有見期。生醒，見嬰兒，即襍綳聞，綳以告母，上喜，傭媪哺之，取名夢仙。生于是使告。

太史自己將隱。令別擇良匹。太史不官。生固以為辭。太史告女。曰。遠近無不知兒身許吳郎矣。今改之。是二天也。因以此意告生。生曰。我不但無志于功名。兼絕情于燕好。所以不即入山者。徒以有老母在。太史又以商女。曰吳。即負我。其慕慕。吳即去。我事其如婦。定不他適。使人三四送之。無成謀。遂諏日備車馬。收奩。嬪于生家。生感其賢。敬愛臻至。女事姑孝。曲意承順。過貧家。如踰三年。母亡。女質奩作具。固不盡礼。生曰。得卿如此。吾何憂。願念一得道。援宅飛升。余將遠逝。一切付之于卿。女坦然。殊不挽留。生遂去。女外理生。訓孤兒。井有法。夢仙漸長。聰慧絕倫。而歲以神童。領鄉薦。十五入翰林。每褒封。不知母姓氏。封菖母一人。

而已。值霜露之夜，輒問父所母具，告之。遂欲棄官往尋母。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想已仙去，何處可尋？后奉旨祭南帝，途遇寇窘急中，一道人仗劍入寇，盡披靡，圍始解。德之，餽以金，不受。出書一函，付囑曰：余有故人与大人同里，煩一致寒暄，問何姓名。荅曰：王林。因憶村中無此名，道士曰：草野微賤，貴官自不識耳。臨行，出一金釧曰：此閨閣物，道人拾此，無所用處，即以奉報。視之，箱鏤精絕，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造，終不及其精巧。徧問村中，并無王林其人者，私發其函，上云：三年青鳳分拆各天。藥母教子，賴卿賢，無以報德。奉藥丸，剖而食之，可以成仙。後書琳娘夫人粧次。讀畢，不解何人，持以告母。母執書以泣。

曰此汝父家報也。琳我小字。始恍然悟王林為折白謎也。悔恨不已。又以釧示母。母曰此汝母遺物。而翁在家時。嘗以相示。又視丸如豆。事曰我父仙人。啖此必能長生。母不遽吞。受而藏之。會葛太史來視甥女。誦吳生書。便進丹藥為壽。太史剖而分食之。頃刻精神煥發。太史時年七旬。龍鍾頗甚。忽覺筋力溢于膚革。遂棄輿而步。其行健速。家人望息。始能及焉。邇年都城有回祿之灾。火終日不熄。夜不敢寐。畢集度見火勢拉雜。侵及鄰舍。一家徊徨。不知所計。忽夫人臂上金釧。戛然有聲。脫臂飛去。望之大可數畝。圓覆宅上。形如月。開口降東南隅。歷三可見。眾大愕。俄頃火自西來。近闌則斜越而東。迨火勢既遠。竊意釧亡不可復得。忽見紅光乍歛。釧鏘然墮足下。

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左右前后并為灰燼獨吳第無恙惟東南小閣化為烏有即釧口漏覆處也嘗卅年五十餘或見之猶似二十許人

○○夜叉國

交州徐姓泛海為賈忽被大風吹去開眼至一處深山蒼莽巖巖有居人迹纜船而登負糗腊焉方入見兩崖皆洞口密如蜂房而隱有人聲至洞外佇足一窺中有夜叉二牙森列戟目閃雙燈瓜劈生鹿而食驚散魂魄急欲奔下則夜叉已預見之輟食執入二物相語如鳥獸鳴爭裂徐衣似欲啗瞰徐大惧取囊中糗糒并牛脯進之分啗甚美復翻徐索徐搖手以示其無夜叉怒又執之

徐哀之曰釋我。舟中有釜甑可烹飪。夜又不解其語。仍怒徐。再與手語。夜又似微解。從至舟。取身入洞。束薪燃火。煮其殘鹿。熟而獻之。二物噉之喜。夜以巨石杜門。似恐徐遁。徐曲体遙卧。深惧不免。天明二物出。又杜之。少頃携一鹿來付徐。剝草于深洞處。流水汲者數釜。俄有數夜又至。群集吞噉訖。共指釜似嫌其不過三四日。一夜又負一大釜來。似人所常用者。于是羣夜又各致狼麋。既熟呼徐同噉。居數日。夜又漸與徐熟。出亦不施禁錮。聚處如家人。徐漸能察聲和意。輒效其音。為夜又語。夜又益悅。携一雌來妻徐。初畏怯。莫敢伸。雌自潤其股就徐。上乃與交。雌大懼悅。每由肉餌徐。若琴瑟之好。一日諸夜又早起。項下各挂明珠一串。更番

出門若伺貴客狀。命徐多煮肉。徐以問雌。雌云：「此天壽郎。」雌出謂眾。夜叉曰：「徐郎無骨突子。」眾各摘其五。并付雌。雌又自解十枚。共得五十之數。以野苧為繩。穿挂徐項。徐視之。一珠可直百十金。俄頃俱出。徐煮肉畢。雌來邀去。云：「接天王至。」一大洞。廣濶數畝。中有石滑平如几。圍俱有石坐。上一座蒙一豹草。餘皆以鹿。夜叉三十輩。列坐滿中。少頃。大風揚塵。張皇都出。見一巨物來。亦類夜叉狀。竟奔入洞。踞坐鶚額。羣隨入。東西列立。悉仰其首。以双臂作十字文。大夜叉按頭點視。問以眉山眾盡于此乎。羣問應之。顧徐曰：「此何來雌。以婿對。」眾又讚其烹調。即有三夜叉奔取熟肉。陳几上。大夜叉掬啗盡飽。極贊喜美。且責常供。又顧徐云：「骨

突乎何短、衆白初來未脩物、手項上摘取珠串、脫十枚付之、俱大如
指頂圓如彈丸、雌急接代徐穿挂、徐亦交臂作夜叉語謝之物、
乃去、躡風而行、其疾如飛、衆始享其餘食而散、居四年餘、雌忽
產一胎而生二雄一雌、皆人形、不類其母、衆夜叉皆喜其子、輒共拊弄、
一日皆出搜食、惟徐獨望、忽別洞來一雌、欲與徐私、徐不宜、夜叉怒、
撲徐踏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齧斷其耳、少頃其二亦歸、
解釋令去、自此雌每守徐、動息不相離、又三年、子女俱能行
步、徐輒教以人言、漸能語、嘯獸之中有人氣焉、雖童也而奔山
如履坦途、依已有父子意、一日雌與一子一女出、半日不歸、而北風大
作、徐惻然念故鄉、携子至海岸、見故舟猶存、謀與同歸、子

欲告母徐止之。父子登舟。一晝夜達交。至家妻已醮。出珠二枚。售金營兆。家頗豐。子取名庸。十而五歲。能舉百鈞。粗莽好聞。交帥見而奇之。以為千提。值辺亂。所向有功。十八為副將。時一商泛海。亦遭風飄。墜卧眉方登岸。見一少年。視之而驚。知為中國人。便問居里。商以告。少年曳入山谷。一小石洞。上外皆叢棘。且偏切出。去移時。扶席肉來。笑商。自言父亦文人。商問之。而知為徐商。在客中。嘗識之。因曰。我故人也。今其子為副將。少年不解何名。商曰。此中國之官名。又問何以為官。曰。出則輿馬。入則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為官。少年甚歡動。商曰。既尊君在交。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商勸南旋。曰。余亦常作是。

念但母非中國人言貌殊異且同類覺之必見殘害用是輟轉乃
出曰待北風起我來送汝行煩于父兄處寄一耗問商伏洞中幾
半年時自棘中外窺見山中輒有夜人往還大畏不敢少動一日北
風策上少年忽至引与急竄囑曰所言勿忘却商應之又以南置
几上商乃歸敬抵交連副總府備述所見鬼聞而悲欲往尋之父慮
海濤妖黠險惡難犯力阻之鬼撫膺痛哭父不能止乃告交帥
携西兵至海內逆風阻舟擺簸海中者半月四望無涯咫尺
迷罔無從辨其南北忽而湧波接漠乘舟傾覆鬼落海中遂
浪浮沉久之被一物曳去至一處竟有舍宇鬼視之一物如夜叉狀
鬼乃作夜叉語夜叉驚訊之鬼乃告以所往夜叉喜曰臥肩我

故里也。唐突可罪。君離故道已八千里。此去為毒龍國。向臥眉非
路。乃覓舟來送徐。在水推行如天。瞬息千里。過一宵已
達北岸。見一少年。臨流瞻望。虜知山無人類。疑是弟。近之。果弟。
因執手哭。既而問母及妹。并云健安。虜欲偕往。弟止之。倉忙便去。
回謝夜久。則已去。未幾。母妹俱至。見虜俱哭。虜告其意。母曰。恐
去為人所凌。虜曰。免在中國。甚榮貴。人不敢欺。歸計已決。苦逆
風難渡。母子方徊惶間。忽見布帆南動。其聲瑟瑟。虜喜曰。天
助吾也。相繼登舟。波如箭激。三日抵岸。見者皆奔。虜向三人
脫分袍袴。抵家。母夜久見翁。怒罵。恨其不謀。徐謝過不遑。
家人拜見。家主母無不戰慄。虜勸母學作華言。衣錦厭梁。

由乃大欣慰。母女皆男兒裝。類滿制。數月精辨語言。弟妹亦漸白哲。弟曰豹。妹曰夜兒。俱強有力。彪恥不知書。教弟讀。豹最慧。徑史一過輒誦。又不欲操儒業。仍使挽強弩。馳怒馬。武進士第。聘阿遊擊女。夜兒以異種。無與為婚。會標下袁守。脩夫偶。强妻之夜兒。閉百石弓。百餘步。射小鳥。無虛落。素每征輒與妻俱。歷任同知將軍。奇勲半出于閨門。豹三十而歲。挂印。毋嘗從之南征。每臨巨敵。輒擐甲執銳。為子接應。見者莫不辟易。詔封男爵。豹代母疏辭。封夫人。

里吏氏曰。夜兒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而不罕也。家上床頭。有個夜兒在。

小髻

長山居民某暇居輒有短客來久與扳談素不識其生平頗注
疑念客曰三數日將使徙居與君比鄰矣過四日又曰今已同
里旦晚可以承教問喬居何所亦不詳告但以手北指自是日
輒一來時向人假器具或各不與則自失之羣疑其狐村北
有古塚陷不可測意必居此共操兵杖往伏聽之久無少
異一更向盡聞穴中戢戢然似數十百人作耳語衆竊不
動俄而尺許小人連連而出至不可數衆譟起并輟手之杖
杖皆火瞬息四散惟遺小髻如胡髭亮然紗飾而金絨
嗅之騷臭不可言

泥鬼

余鄉唐太史濟武數歲時有表親某相携戲寺中太史童年
孱落胆即最豪見廡中泥鬼睜琉璃眼甚光而巨愛之陰以指
挾取懷之而歸既抵家某暴病不語移時忽起厲聲曰何故
掘吾睛諫呼不休衆莫之知太史始言所作家人乃祝曰童子
無知戲傷尊目行奉還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當去言訖仆地
遂絕良久而甦問其所言茫不自覺乃送睛仍安鬼眶中
異史氏曰登堂索睛土偶何其靈也顧太史挾睛而何遽
怒乎同遊蓋以玉堂之貴而且至性能上覲其書北闕拂
袖南山神且憚之而況鬼乎

西僧

西僧自西域來一赴五台一卓錫太山其服色言貌俱與中國殊異自言歷火嶽山重重氣熏騰若爐灶凡行必於雨后心凝目注輕跡步履之候蹴山石則飛皸騰灼焉又經流沙河河中有一水晶山嶺聳天際四面瑩徹似無所隔又有隘可容單車二龍交角對口把守之過者先拜龍上許過則口角自開龍色白鱗鬚皆如日然僧言途中歷十八寒暑矣離西土者十有二人至中國僅存其二西土傳中國名山四大太山一華山一五台一落伽也相傳山上遍地皆黃金觀音文殊猶生能至其處則身便是佛長生不死聽其所言狀亦猶世人之慕聖也倘

有西游人與東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當必相視失笑而免跋涉矣。

○○老饕

邢德澤州人綠林之傑也能挽強發連矢稱一時絕技而生平落拓不利營謀出門輒虧其貲西京大賈往喜與邢俱途中恃以無恐會冬初有三三估客薄假以貲邀同販鬻邢復自罄其囊將并居貨有友善卜因詣之友占曰此爻為悔所操之業即不母而子亦有損焉邢不樂欲中止而諸客強速之行至都果符所占臘將半匹馬出都門自念新歲無貲倍益快悶時晨霽濛濛暫趨臨路店解裝覓飲見一頌白叟其面少年酌

北牖下一僮係黃髮蓬_上然邢于南座對叟休止僮行顰悞
翻枰具汚叟衣少年怒立摘其耳捧巾持帨代叟揩拭既見
僮手拇俱有鉄箭鏤者半寸每一鏤約重二兩餘食已叟少
年于草囊中探出鏹物堆疊几上稱枰握筭可飲數杯時始
絨裘完好少年于櫪中牽一黑跛驢來扶叟乘之僮亦跨羸
馬相從出門去而少年各腰弓矢捉馬俱出邢窺多金窮暗
旁睨餽餉若炙輟飲急尾之視叟與僮猶款段于前乃下
道斜馳出叟前緊啣鬚弓怒相向叟俯脫左足靴微笑
云而不識得老癩食也邢滿引一天去叟仰臥鞍上伸其足問兩
指如箱天住笑曰技但止此何須而翁手敵邢怒出其絕技

一天剛發後天繼至。叟手撥一似未防其連珠。後天直貫其口。蹣然而墮。啣天僵眠。僮亦下。邢喜謂其已斃。近臨之。叟吐天。躍起。鼓掌曰。初會面。何便作此惡劇。邢大驚。馬亦駭逸。以此知叟異。不敢復逐。走三四十里。值方面綱紀。囊物赴都要。取之。略可千金。意氣始得。揚方疾。驀聞。聞后有蹄聲。回首。則僮易跛。驟來。駛若飛。叱曰。男子勿行。獵取之貨。宜少分。邢曰。汝識連珠箭。邢某否。僮云。適已承教矣。邢以僮貌不揚。又無弓矢。易之一發。三天連達。不斷如羣鳥飛翔。僮殊不忙。追手接。二。却一笑曰。如此技藝。尋常。冥然人。乃爾。何遽未暇。尋得弓矢。此物亦無用處。請即擲還。遂於指上脫鐵鐲。

穿矢其中。以手力擲。嗚。上風。嗚。邢急。掄。以弓弦適觸鐵鏢。
鏗然斷絕。弓亦綻裂。邢驚絕。未及覩避。矢過貫耳。不覺
翻墜。僮下驕。便將搜括。邢以弓卧。掄之。僮奪弓去。掄折
為兩。又折為四。拋置之。已乃一手握邢兩臂。一足踏邢兩股。
臂若傳。股若壓。極力不能少動。腰中束帶。雙疊可駢三指。
許。僮以一手捏之。隨手斷如灰燼。取金已。乃起束。作一舉。和
致。聲。盪。浪。霍然。遂去。邢歸卒。為善士。每向人述往事。不諱。
此。與。劉。東。山。事。蓋。彷彿。焉。

○○○連城

喬生晉寧人。少負才名。年二十餘。猶淹蹇。為人有肝胆。與

領主苦。領卒時。卹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终于任。家口
淹滯。不能歸。生破產扶柩。往返二千餘里。以故士林益重。而家
由此益替。史孝廉有女。字連城。工刺繡。知書。父嬌保之。出所刺卷
繡圖。徵少年題咏。意在擇婿。生獻詩云。慵鬟高髻綠羅裳。
早向蘭窗綉碧荷。刺到鴛鴦竟欲斷。暗停針綫蹙双蛾。又贊
挑綉之工云。繡綫挑來似寫生。幅中花鳥自天成。當年織錦
非長技。倖挹迴文感聖明。女得詩。喜對父稱賞。父貧之女
達人。輒稱道。又遣媼嬌父命。贈金以助燈火。生嘆曰。連城我
知己也。傾懷結想。如飢思哺。無何女許字于醴。賈之子王化
成。生始絕望。然夢魂中。猶佩戴之。未幾女病瘵。沉痾不起。

有西城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子膺肉一錢。搗合藥屑。更使人詣王家告壻。笑曰。痴老翁。欲我剜心頭肉也。便返。史乃言于父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聞而往。自出白刃。剗膺。授僧。血濡袍袴。僧敷藥。始止。合藥三九。三日服盡。疾若失。史將踐其言。先告王。王怒。欲訟官。史乃設筵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負大德。請以相報。因具白背盟之由。生佛然曰。僕所以不愛膺肉者。聊以報知己耳。豈貨肉哉。拂袖而歸。女聞之。意良不忍。託媪慰諭之。且云。以彼才華。當不久落。天下何患無佳人。我夢不祥。三年必死。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生告媪曰。士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誠恐連城未必真知我。不諧何害。媪代女曰。天

誠自剖生曰果爾相逢時當為我一笑死無憾媼既去踰數
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晚之女秋波轉顧啟齒嫣然生喜
曰連城真知我者會王氏來議吉期女前症又作數月尋
死○生往臨哭一痛而絕史昇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無所感出
村去猶與一見連城遙望南北一道行人連緒如蟻因亦混
身雜迹其中俄頃入一解署值顧主驚問君何得來即把
手將送令歸生太息言事殊未了顧曰僕在此典牘頗得
委任倘可效力不惜也生問連城顧即導主旋轉多所見連
城與一白衣女郎相曉慘黛藉坐廊隅見生至驟起似喜略
問所來生曰卻死僕何敢生連城泣曰如此負義人尚不吐

棄之身殉何為。然已不能許君。今生願天來世耳。生告頤曰。有事君自去。僕樂死不顧生矣。但煩藉連城托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頤諾而去。白衣女郎問生何人。連城為緬述之。女郎聞之。若不勝悲。連城告生曰。此妾同姓。小字賓娘。長沙吏太守女。一路同來。遂相憐愛。生視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頤已反向生賀曰。我為君平章已確。即教小娘子從君返魂。好否。兩人各喜。方將拜別。賓娘大哭曰。婢去我安歸。乞重憐揀妾。為婢捧悅耳。連城凄然無所為計。轉謀生。生又哀頤。上難之。峻辭以為不可。生固強之。乃曰。試妄為之。去食頃而返。搖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為力矣。賓娘聞之。宛轉嬌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即去。慄慄

無術相對嘿上而睹其愁艷戚容使人肺腹酸柔。願生憤然曰請
携賓娘去。脫有愆尤。生拚身受之。賓娘乃喜。從生出。生憂其
道遠無侶。賓娘曰妾從君去。不願歸也。生曰卿大痴矣。不歸何
以得活也。他日至湖南勿復去避。為幸多矣。適有西媼攝牒赴
長沙。生屬賓娘泣別而去。途中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
十餘息始見里門。連城曰重生后。其有反覆請索妾骸骨來。
妾以君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惕上若不能步。生
侍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搖上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審謀。不
然生后何能自由。相將入側牕中。嘿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
耶。生驚問其故。報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鬼報也。

生喜極盡懽。因徘徊不敢遽生。寄箱中者三日。連城曰。誘有之。醜婦終須見姑嫜。戚于。此終非久計。乃促生入。俟至靈寢。語然頓。蘇家人驚異。進以湯水。生乃使人要史來。請得連城之尸。自言能活之。史喜從其言。方昇入室。視之已醒。告曰。兒已委身焉。即矣。更無歸理。如有變動。但仍一死。史歸遣婢往役給奉。王問其詞。申理。官受賂判歸王。生憤懣欲死。亦無之奈。連城至王家。念不飲食。惟乞速死。室無人。則帶懸梁上。越日益憊。殆將奄。連城起。每念賈娘。欲遣信。泰之以道遠而艱。于如何。遂安焉。連城起。每念賈娘。欲遣信。泰之以道遠而艱。于往。一日家人進曰。門有車馬。夫婦出視。則賈娘已至庭中矣。

相見悲喜。太守親詣送女。生延入。太守曰。小女子賴君復生。誓不他適。今從其志。生叩謝如礼。孝廉亦至。叙宗好焉。生名年字大年。

。○霍生

文登霍生與嚴生少相狎。長相譖也。口給文御宗。惟恐不工。霍有鄰姬。曾與嚴妻導產。偶與霍婦語。言其私處有贅疣。婦以告霍。與同黨者謀。窺嚴將至。故竊語云。某妻與我最昵。衆不信。霍因捏造端末。且云。如不信。其陰側有隻疣。嚴止窗外聽之。既悉。不入。送女至家。苦掠其妻。上不伏。榜益殘。妻不堪虐。自經死。霍始大悔。然亦不敢向嚴而白其誣矣。嚴妻既死。其鬼夜

哭聲家不得寧焉。無何嚴暴卒。鬼乃不哭。霍婦夢女子披髮大叫曰。我死得良苦。汝夫妻何得惟樂耶。既醒而病。數日尋卒。霍亦夢女子指數妬罵。以掌批其吻。驚而寤。覺唇際隱痛。捫之高起。三日而成瘻。遂為痼疾。不敢大言笑。啟吻太驟則痛不可忍。

異史氏曰。死能為厲。其氣寃也。私病加于唇吻。神而近于戲矣。

邑王氏與同窓某狎。其妻歸寧。生知其驕善驚。先伏叢莽中。伺婦至。暴出。駭婦墮。惟一僮從。不能扶婦東。王乃殷勤抱控。甚至婦亦不識誰何。王揚言以此得意。謂僮逐

驅去因得私其婦于莽中。述相袴履甚悉。某聞大慚而去。少間自窗隙中見某一手握刃一手捉妻來。意甚怒惡。大惧踰垣而逃。某從之追二三里。地不及始返。王壽極奔。肺葉開張。以是得吼疾。數年不愈焉。

○汪士秀

汪士秀。廬州人。剛勇有力。能舉石。春父子善蹴踘。父四十餘遇錢塘沒焉。積八九年。汪以故詣湖南。夜泊洞庭。時望月東升。澄江如練。方酣睡間。忽有五人自湖中出。携大席平鋪水面。略可半畝。紛陳酒饌。上器磨觸作啾然聲。溫厚不類陶瓦。已而三人踐席坐。二人侍飲。望者一衣黃。二衣白。頭上巾皆皂色。戔戔然。

下連肩背。制絕奇古。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晰。侍者俱褐衣。其
一似童。其一似叟也。但聞黃衣人曰。今夜月色大佳。足供快飲。
白衣者曰。此夕風景。大似廣利王宴梨花島時。三人互勸引
酌。競浮淺。但語畧小。即不可聞。舟人隱伏。不敢動息。汪細審
侍者。更酷類父。而聽其言。又非父声。二漏將殘。忽一人曰。起。此明
月。宜一擊毬為樂。即見僅汲水中。取一圓出。大可盈抱。中如
水銀滿貯。表裡通明。望者盡起。黃衣人呼叟共蹴之。蹴起
丈餘。光搖上射人眼。俄而矐然遠起。飛墜中。汪技癢極。力
踏去。覺異。常輕突。踣猛似破騰。尋丈中有漏光下射。如
虹。蚩然疾落。又如徑天之翳。直投水中。滾上作沸泡声。而威席中

共怒曰何物生人敗我清興。叟笑曰不惡不惡。此吾家流星拐也。白衣人嗔其語。戲怒曰。都方歡。惱老奴何得作歡。便同小烏皮捉得狂子來。不然。脰股當有椎喫也。汪計無所逃。即亦不畏。捉刀立舟中。倏見僮叟操兵來。汪注視。真其父也。疾呼阿翁。兒在。叟大駭。相顧悽斷。僮即反身去。叟曰。兒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于榴。攫叟出。汪力与奪。榴斬斷纜。汪以力截其臂落。黃衣者乃逃。一白衣人奔汪。剝其額。墮水有声。劇然仆沒。方謀夜渡。旋見巨喙出水面。深若井。四面湖水奔注。砰砰作響。俄一噴湧。則浪接星斗。萬舟簸盪。湖人大恐。舟上有石鼓二。皆重百觔。汪舉一以投。激水雷鳴。浪

漸消又投其一風波悉平。注疑父為鬼。叟曰：我固未嘗死也。溺江者十九人，皆為妖物所食。我以黿圖得全，物得罪于錢塘君，故移避洞庭耳。三人魚精所蹴，魚胞也。父子聚喜，中夜擊棹而去。天明見舟中有魚翅，徑四五尺許，乃悟是夜間所斷臂也。

王阮亭云：此條亦恢詭。

○○○商三官

故諸葛城有商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譁忤邑豪，嗾家奴亂捶之，髀歸而死。禹二子，長曰國次，曰和，一女曰三官。三官年未出閤，有期以父故不果，兩兄出訟，終歲不得結。城家遣人參

母請從權畢。姻事母將許之。女進曰：「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
彼獨無父母乎？壻家聞之慙而止。無何而兄訟不得直，負屈歸。
舉家悲憤。兄弟謀由父尸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
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為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即骨骸
暴露，于心何忍矣？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
不知所往。母慚作，惟恐壻家知，不敢告族黨。但囑二子，宴
宴偵察之。幾半年，竟不可尋。會歲誕辰，姑優為戲，優人
孺漢，携二弟子往執役。其二玉成姿容平等，而音詞清徹，羣
贊賞焉。其一李王貌韶秀如好女，呼令歌辭，以不稔強之所
度曲半雜兒女俚謔，合座為之鼓掌。孫大慚曰：「主人此子從學未

久抵解行觴耳幸勿罪責即命行酒玉佳來給奉善觀主意
何豪悅之酒闌人散曲共同寢玉代豪拂榻解履殷勤周至
醉語狎之但有展笑豪惑益甚盡遣諸僕去獨由玉玉伺諸
僕去闔扉下捷焉諸僕就別室飲移時聞廳事中格格有聲
一僕往覘之見室內冥黑寂不聞聲行將旋踵忽有响聲甚
厲如懸重物而斷其索亟問之并無應者呼衆排闥入則主
人身首兩斷玉自經死繩絕隨地上梁間頸際殘梗懺然衆大
駭傳告內園群集莫解衆移玉尸于庭覺其襖履虛者
無足解之則素帛如鈎蓋女子也益駭呼孫淳詰之淳駭
極不知所對但云玉月前投作弟子願從壽主人寔不知從來

以其服凶疑是商家刺客。暫以二人還守之。女號如生。撫之肢體溫
爽。二人竊謀。淫之一人抱尸轉側。方將緩其結束。忽腦如物擊。口血
暴注。頃刻已死。其一大驚告衆。衆敬若神明焉。且以告郡。官問
臣及礼异言不知。但妹亡去已半載矣。俾往驗視。果三官。官奇
之。判二兄領塋。勅豪家勿仇。

異史氏曰。家有女。豫讓而不知。則兄之為丈夫者可矣。然三
官之為人。即蕭王易水。亦將羞而不流。況碌土與世浮沉者
耶。願天下閨中人。買絲繡之。其功德當不減于奉壯繆也。
王阮亭云。龐娥謝小娥。得此鼎足矣。

。于江

鄉民于江父宿田間。爲狼所食。江時年十六。得父遺履。悲恨欲死。夜俟母寢。潛持鉄槌去。眠父所。冀報父仇。少間一狼來。逡巡嗅之。江不動。無何搖尾掃其額。又漸俯首舐其股。江迄不動。既而欲躍直前。將齧其領。江急以錘擊狼腦。立斃。起置草中。少間又一狼來。如前狀。又斃。以至中夜。杳無至者。忽小睡。夢父曰。殺二物足洩我恨。然首殺我者。其鼻白。此都非是。江醒。堅卧以伺之。既明。無所復得。欲曳狼歸。恐驚母。遂投諸盤井。而歸。至夜復往。亦無至者。如此三四夜。忽一狼來。齧其足。曳之以行。行數步。棘刺肉。石傷膚。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將齧腹。江驟起。錘之仆。又連錘之斃。細視之。真白鼻也。大喜。負之以歸。始告母。泣。

從去探盤井得二狼焉

異史氏曰農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義烈發于血誠
勇也智亦異焉

〇〇〇小二

滕邑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血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少有一
女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兄長春并從師讀九年
而熟五經焉同憲丁主字熟隕長于女三歲文采凡流頗相傾愛
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于
白蓮教徐鴻儒既反一家俱陷焉賊小二知書善解九紙兵豆
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人惟二稱最因得盡傳其

術趙以女故大得委任時丁年十八將滕津美而不肯論婚意不
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礼逾于常格女以徐
高足主軍務晝夜出入父母不得聞丁每宵見堂下絕諸役輒
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來卿知區區之意否女云不知丁曰我
非妄意攀龍所以故實為卿耳左道無濟止取滅亡卿慧
人不念此乎能投我亡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憮然為問語然夢
覺曰背親而行不義我請告二人入陳利害趙不悟曰我師神人
豈有舛錯女知不可諫乃易髻而髻出二紙為與丁各跨其一
一為肅王展翼似鷲之鳥比翼而飛所質明抵萊蕪界女
以指撚鷲項忽即缺墮遂收鷲更以隻衛馳至山陰里托

爲避亂者僦屋而居。二灶上出。蓄于裝薪。儲不給。丁甚憂之。
假粟北舍。莫肯貸。以升斗。女無愁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
猜燈謎。憶亡書。以是角低昂。負者駢三指。擊腕臂焉。西鄰
翁姓綠林之雄也。一日獵歸。女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假千金。
其典我乎。丁以爲難。女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剪紙作判官狀。
置地下。覆以雞籠。然後握丁登榻。煮藏酒。掄周札爲觴。政任
言。是某冊第幾葉。第幾人。即共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石。傍
者飲。得酒。部者倍之。既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釀。女
乃祝曰。若借得金來。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鱉人。女大笑曰。
事已諧矣。滴澠授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族。宜作鱉飲。方喧

競所聞籠中憂。女起曰。至矣。啟籠驗視。則布囊中有巨金。累上充滿。丁不勝懽喜。后翁家媼抱兒來戲。竊言主人初歸。篝燈夜坐。地忽暴裂。深不可底。判官自內出。言戒地府司隸也。太山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客惡錄。頃銀灯千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惧。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荏苒而入。地亦遂合。夫妻聽其言。故噴詭異之。而從此漸購牛馬。蓄廝婢。自營宅第。里無賴子。窺其富。糾諸不逞。踰垣劫丁。夫婦始自夢中醒。則編管熬炷。冠集滿屋。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而呵曰。止止。盜十三人皆吐舌。呆立。痴若木偶。女始着袴下。揭呼集家人。一一反接其臂。逼令共吐。明。

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澗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告。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本合盡誅。但吾所不忍。姑釋去。再犯不宥。諸盜叩謝而去。居無何。鴻儒就擒。趙夫頌妻子俱被重誅。生賣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免時三歲。養為己出。使從姓丁。名之承祧。于是里中人漸知為白蓮教。咸商遼蝗害稼。女以抵鶯數百。翼放田中。蝗遠避不入其隴。以是得無恙。里人共族之。群首于官。以為鴻儒餘黨。官瞰其富。肉視之。收丁。以重賂。暗令始得免。女曰。貨殖之來也。苟固宜有散亡。然蛇蝎之鄉。不可久居。因賤售其業而去之。止于益都之西鄙。女為人靈巧。善居積。經

紀過于男子常開琉璃廠每進工人而指點之一切碁燈其奇式幻采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連售居數年財益稱雄而女督課婢僕嚴食指數百無冗暇輒與丁烹茗着棋或觀書史為樂錢谷出入以及婢僕業凡五日一課女自持筆丁為之點籍唱名數為勤者賞賚有差惰者鞭撻罰跪立是日給假不夜作夫妻設肴酒呼婢輩度俚曲為笑女明察如神人無敢欺而賞輒浮于其勞故事易辨村中三百餘家凡貧者俱量給貲本鄉以此無游惰值大旱女令村人設壇于野秉輿野出禹步作法甘霖傾注五里內悉獲霑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嘗障面村人皆見之或少年居居

私議其美及覲而逢之俱肅上無敢仰視者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授以錢使采茶蘄幾二十年積滿樓屋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飢人相食女乃出菜菔粟贈飢者近村賴以全活無逃亡焉

黑吏氏曰二所爲殆天授非人力也然非一言之悟駢死已久由是觀之世抱非常之才而候匪僻以死者當亦不少焉知同此子六人遂無其人乎使人恨不爲丁生耳其人

○○唐娘

金大用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唐娘麗而賢速好甚教以流寇之亂家人離邊金携家南竄途遇少年亦

借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人頗為前驅、金喜行止與俱、至河上、隱告金曰、勿與少年同舟、彼屢顧我、目動而色變、中叵測也、金諾之、王殷勤覓巨舟、代金運裝、劬勞臻至、金不忍却又念其携有少婦、應亦無他、嬾與唐娘同居、意度亦頗溫婉、王望艤頭上、與櫓人傾語、似甚熟識、戚好、未幾日落、水程迢遞、漫不辨南北、金四顧幽陰、頗涉疑怪、頃之皎月初升、見彌望皆蘆葦、既泊、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豁、乃東間櫂、入金有老父、見之欲弭舟、人以篙築之、亦溺、生母聞声出窺、又築溺之、王始喊救、母出時、唐娘在后、已微窺之、既聞一家盡溺、即亦不驚、但哭曰、翁姑俱沒、我安適、歸王入勸娘子勿

夏友請從我至金陵家中田廬頗足賒給保無虞也女淑
曰得如此願亦足矣王大悅給奉良殷既暮曳女求歡女
托體婢王乃就婦宿初更既盡夫婦喧競不知何由但聞
婦曰若所爲雷霆恐碎汝顙矣王乃搥婦上呼云便死休
誠不願爲殺人賊婦王吼怒摔嬾出便聞骨董一敲遂謹言
婦溺矣未幾抵金陵導唐娘至家登堂見媼上評非故
婦王言婦墮水死新娶此月歸房又欲犯唐娘笑曰三十許
男子尚未經人道耶市兒初合豈亦須一杯薄漿酒汝家沃饒
當即不難清醒相對是何禮段王喜具酒對酌唐娘執爵勸
酌殷懇王漸醉辭不飲唐娘引巨梳強媚勸之王不忍拒又

飲之。于是酣醉。裸脫促寢。唐娘撒器燭。托言溲溺。出房以刀入臂中。以手索玉項。王猶捉臂作昵戲。唐娘力切之。不死。號而起。又揮之始墮。媼彷彿有聞。起問之。女亦殺之。王弟十九。覺焉。唐娘知不免。急自刎。刀鈍缺。不可入。啟戶而奔。十九逐之。已投池中矣。呼告。居人救之。已死。色麗如生。共驗王尸。見窗上一函。開視。則女備述其冤狀。群以為烈。謀飲貲作殯。天明。集視者數千人。見其容。皆朝拜之。終日間。得金百。于是莫諸南郊。好事者為之珠冠袍服。瘞藏豐滿焉。初。金生之溺也。浮片板上。得不死。將曉。至淮上。為小舟所救。舟主孟富民。乃翁。而設以拯溺者。金既獲。詣翁申謝。翁優厚之。而教其子。金以不知親耗。將往。

探訪故不決俄白撈得死叟及媼金疑是父奔驗果然翁代
營棺木生方哀慟又白扯一溺嬭自言金生其夫生揮涕
驚出女子已至殊非唐娘乃十八嬭也向金大哭請勿相棄金
曰我方寸已亂何暇謀人嬭益悲乃審其故喜為天報勸金納
嬭金以居喪為辭且將復仇俱細弱作累嬭曰如君言脫
唐娘猶在將以執仇居喪去之耶翁以其言善請暫代收
養金乃許之卜塋翁媼嬭縗經哭泣如喪翁姑既塋金懷
刃托鉢將越廣陵嬭止之曰妾唐氏祖居金陵典鬻子同
鄉前言廣陵者詐也且江湖水寇半伊同黨仇不能復祇
取禍耳金徘徊不知所謀忽傳女子誅讐事洋溢河渠姓

名甚悉。金聞之一快。然益悲。辭婦曰。幸不污辱。家有烈婦如
此。何忍負心再娶。婦以業有成。說不肯中離。願自居于媵。安
會有副將軍表。公與尹有旧。適將西發。過君。見主。大相愛。
請為記室。無何。流寇犯順。表有大勲。金以叅机務。叙勞。授
遊擊。以歸。夫婦始成合卺之礼。居數日。携婦詣金陵。將以
展庠娘之墓。暫過鎮江。欲登金山。漾舟中流。忽一艇過。中有
一媼及少婦。怪少婦頗類庠娘。舟疾過。媼自窓中窺金。神
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急呼曰。看。羣鴨兒飛上天耶。少婦
聞之。亦呼云。餓獨兒欲喫猫子腥耶。蓋當年閨中之隱
謔也。金大驚。反棹近之。真庠娘。青衣扶過舟。相抱哀哭。

傷感行旅。唐氏以嫡禮見唐娘。唐娘驚問。金始備述其
由。唐娘執手曰。同舟一話。心常不忘。不圖吳越一家矣。蒙
代。莖翁姑所當首謝。何以此礼相向。乃以齒序。唐少唐娘二
歲。妹之先是唐娘既葬。自不知歷幾春秋。忽一人呼曰。唐娘。
汝夫不死。尚當重圓。遂如夢醒。捫之四面。自壁始悟身死已葬。
祇覺悶。亦無所苦。有少惡窺其莖。具豐美。發塚破棺。方
將搜括。見唐娘猶活。相共駭惧。唐娘恐其害已。哀之曰。幸汝
輩來。使我得覩天。頭上簪珥。悉將去。頭鬢我為尼。更可少
得直。我亦不洩也。盜稽首曰。娘子貞烈。神人共歛。小人輩不過
貪乏無計。作此不仁。但無漏言。幸矣。何敢強作尼。唐娘曰。此我

自樂之。又一盜曰鎮江耿夫人寡而無子。若見娘子必大喜。唐娘謝之。自拔珠飾悉付盜。盜不敢受。固與之。乃共拜受。遂載去。至耿夫人家。托言船風所迷。耿夫人巨家寡媼。自度見唐娘大喜。以為己出。適母子自金山歸也。唐娘細述其故。金乃登舟拜母。母款之若婿。邀至家。由數日始歸。後往來不絕焉。

異史氏曰。大變當前。淫者生之。貞者死焉。生者裂人背。死者雪人涕。耳至如談笑不驚焉。手刃仇讐。千古烈丈夫中。豈多匹儔哉。誰謂女子。遂不可比踪彥雲也。

○○宮夢卿

柳芳華保定人財雄一鄉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急人之急于
金不靳賓友假貸嘗不還惟一客宮夢弼決人生平無所乞請
每至輒經歲詞旨清洒柳與寢處時最多柳子名和時總角
叔之宮亦喜與和戲每和自塾歸輒與發貼地磚埋石子偏作
埋金為笑屋五架掘藏幾徧眾笑其行稚而和獨悅愛之
尤較諸客旺后十餘年家漸虛不能供多客之求于是
客漸稀然十數人徹宵談譙猶是常也年既暮日益
落尚割畝得直以脩雞黍和亦揮霍學父結小友柳不
之禁無何柳病卒至無以治凶其宮乃自出囊金為柳
經紀和益德之事無大小悉委宮叔宮時自外入必袖瓦礫

至室則拋擲暗殿更不解其何意和每對宮憂貧宮曰
子不知作苦之難無論無金即授汝千金可立盡也男子思
不自立何患貧一日辭欲歸和泣囑速返官諾之遂去和
貧不自給典質漸空日望宮至以爲經理而宮滅迹匿
影去如黃鶴矣先是柳生時爲和論親于先極黃氏素
封也后聞柳貧陰有悔心柳卒訃告之即亦不弔猶以道
遠曲原之和服除母遣自詣岳所定婚期與黃憐頗
比至黃聞其衣履穿敝斥門者不納寄語云歸謀百金
可復來不然請自此絕和聞言痛哭對門劉媪憐而進
之食贈錢參伯慰令歸母亦哀憤無策因念旧客負欠

者十常八九。俾富貴者求助焉。和曰。昔之交我者。爲我財耳。使見駟馬高車。假千金。亦即匪難。如此景象。誰猶念曩恩憶故好耶。且父與人金貨。曾無契保。責負亦難。况母固強之。和從教。凡二十餘日。不能致一文。惟優人李四。曰。受恩如聞其義。贈一金。母子痛哭。自此絕望矣。黃女年已及笄。聞父絕和。竊不直之。黃欲女別適。女泣曰。柳郎非生而負者也。使富倍他日。豈仇我者所能奪乎。今貧而棄之不仁。黃不悅。曲諭百端。女終不搖。翁嫗并怒。旦夕唾罵之。女亦安焉。无何。有遭寇劫。黃夫婦炮烙幾死。家中席捲一空。往募三載家。益零替。有西賈聞女美。願以五十金。

致聘黃利而許之。將強奪其志。女察知其謀。毀裝塗面。乘
夜遁去。丐食于途。閱兩月。始達保定。訪和居址。直造其家。
母以為乞人婦。故咄之。女嗚咽自陳。母把手泣曰。見何形骸至此。即女
又慘然而告以故。母子俱哭。便爲盥沐。顏色光澤。眉目煥映。母
子俱喜。然家三口。日僅一啜。母泣曰。吾母子固應爾。所憐者。負
吾賢婦。女笑慰之曰。新婦在乞人中。稔其况味。今日視之。覺
有天堂地獄之別。母爲解頤。女日入閨舍中。見斷草叢生。
無隙地。漸入內室。塵埃積中。暗隙有物堆積。蹴之。迂足拾視。
皆朱提。驚走告和。和同往驗視。則宮往日所拋瓦礫。盡爲
白金。因念兒時。常與瘞石室中。得母皆金。而故地已曲于東。

家急贖歸斷磚殘缺所藏石子儼然露焉頗覺失望及
發他磚則燦上皆白鏤也頃刻間數巨萬矣由是贖田產
市奴僕門庭華好過昔日因自奮曰若不自立負我宮叔
刻志下帷三年中鄉選乃躬貢白金往酬劉媪鮮衣射目
僕十餘輩皆騎怒馬如龍媪僅一屋和便坐榻上人譁馬
騰充溢里巷黃翁自女失亡西貢逼退聘財業已耗去
殆半售居宅始得償以故困窘如和曩日聞旧壻恒耀
閨戶自傷而已媪沽酒餽和因述女賢且惜女遁問
和娶否和曰娶矣食已強媪往視新婦載與俱歸至
家女華妝出群婢簇擁若仙相見大歡遂叙往日殷問

父母起居上數日。款洽優厚。製好衣。上下一新。始送令返。媼詣黃。許報女耗。兼致存問。夫婦大驚。媼勸往投女。黃有難色。既而凍餒難堪。不得已如保定。既到門。見門閭。變色。聞人怒目張。終日不得通。一婦人出。黃溫色卑詞。告以姓氏。求暗達。女知。少間。婦出。導入耳舍。曰。娘子極欲一覲。然恐郎君知。尚候隙也。翁幾時來此。得毋飢否。黃因訴所苦。婦人以酒一盛。饌二簋。出置黃前。又贈五金曰。郎君宴房中。娘子恐不得來。明且宜早去。勿為郎聞。黃諾之。早起趨裝。則管鑰未啟。止于門中。坐襜褕以待。忽譁主人出。黃將敘避。和已睹之。怪問誰何。家人悉無以應。和怒曰。是必奸宄。可執赴有司。衆應聲。

出短綆、網繫樹間。黃慚愧、不知置詞。未幾、昨夕婦出、跪曰：「是某舅氏以前夕來晚、故未告主人。和命釋縛、婦送出門。曰：『忘屬門者、遂致參差。』」娘子言相思時、可使老夫人偽為賣花者、同劉媪來。黃諾歸、述于娘。娘念女若渴、以告劉媪。媪果與俱至。和家九啟十餘闕、始達女所。女著披頂髻、珠翠綺紉、散香氣撲人。嚶嚶一戲、大小婢媪奔入、滿側移金椅床、置雙夾膝。慧婢滄茗、各以隱語道寒暄。相視、泪焚至晚。除室安三媪、綢褥溫煖。弄昔年富時所未在。居三五日、女義殷渥。媪輒引空處、泣白前非。女曰：「我子母有何過不忘。但即忘不解、妨他閒也。每和至、便走匿。一日方促。」

滕和遽入見之。怒詬曰：「何物村嫗，敢引身與娘子接望？」且撮髻毛令盡。劉嫗急進曰：「此老身瓜葛。王嫂賣花者，幸勿罪責。」和乃上手謝過。即望曰：「姥來數日，我大忙，未得展叙。黃家老畜產尚在否？」哭云：「都佳，但是貧不可過。官人大富貴，何不念翁婿情也？」和擊桌曰：「曩年非姥憐賜一甌粥，更何得旋鄉土，今欲得而寢處之？何念焉？」言至忿際，輒頓足起罵女。恚曰：「彼即不仁，是我父母，我過上遠來，手皸瘃，足趾皆穿，亦自謂無負。即君何乃對子罵父，使人難堪？」和始飲怒起身去。黃嫗愧喪無色，辭欲歸。女以二十金私付之，既歸，瞞絕音問。女深以為念。和乃遣人招之。夫妻至，慙怍無以自容。

和謝曰舊歲辱臨。又不明出。遂是開罪良多。黃但唯上。和為更易衣履。由月餘。黃心終不自安。數告歸。和遺白金百兩。曰。西賁五十金。我今倍之。黃汗顏受之。和以輿馬送還。暮歲稱小豐焉。

異史氏曰。雍門泣後。朱履杳然。令人憤氣杜門。不欲復交一客。然良朋莫骨。化石成金。不可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閨中人坐享高奉。儼然如嬪嬙。非貞異如黃卿。孰克當此而無愧者乎。造物之不安降福澤也如是。

卿有富者。居積取盈。搜笑入骨。害鉅數百。惟恐

人知故衣敗絮、啗糠粃以示貧、親友偶來亦曾無作雞
黍之事、或言其家不貧、便瞋目作怒、其仇如不戴天、暮
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相垂一寸長、而所害終不肯
發、後漸尪羸瀕死、兩子環問之、猶未遽告、迨覺果危、
急欲告子、至已舌塞不能言、惟爬抓心頭呵已而已、
死後子孫不能具棺木、遂藁葬焉、嗚呼、若害金
而以為富、則大幣數千萬、何不可指為我有哉、愚已、

○○○ 鳩鵲

王汾濱言其鄉有養八哥者、教以語言、甚狎習、出必
與之俱、相呼數年矣、一日將過絳州、而資斧已罄、其人甚苦

無策鳥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當得善價不愁歸路無費也其人云我安忍鳥言不妨主人得價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樹下其人從之携至城相問答觀者漸衆有中貴見之問諸王王召入欲買之其人曰小人相依為命不願賣王問鳥汝願佳否言願佳王喜鳥又言給價十金勿多了王蓋喜立畀十金其人故作悞恨狀而去王與鳥言應對便捷呼肉啖之食已鳥曰臣要浴王命金盃貯水開籠令浴已飛簷間尚與王喋喋不休頃之羽燥翩跹而起搖尾聲曰臣去呀顧盼已失所在王及內侍仰面咨嗟急覓其人則已渺矣后有往秦中者見其人携鳥在西安市上畢載積光

生記

王阮亭云可與鸚鵡秦吉了同傳。

○○○劉海石

劉海石蒲台人避亂于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
出丈因相善訂為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養而歸音問遂
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訓十七歲為邑名士次子
亦慧滄客又內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半年長子患腦痛
卒夫妻大慟無幾何妻病又卒踰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
之喪亡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間忽
聞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

海石忽驚曰。凡有滅門之禍。不知耶。滄客愕然莫解。所以
海石曰。久失聞問。竊疑近況。未必佳也。滄客泫然。因以對狀。
海石歎歎。既而笑曰。突瑛未艾。余初為兄弔也。然幸而遇僕。
請為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
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
徧觀之。已而請睹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
堂。滄客一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眾方譁疑。
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
其首。作石正聲。海石撮其髮。掄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援
之。女縮項跪啼。言即去。但求勿援。海石怒曰。汝凶心尚未死耶。

就項后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如狸。衆大駭。海石擬納袖中。顧子婦曰。媿受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強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去。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救。又顧劉子。亦有毛。繞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婢僕。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噍類矣。問此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為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如此。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仙。問其師。答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不能死之。將歸。獻俘于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駭曰。忘之矣。尾末有大毛。未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作人。止能化。

獸遁當不遠于是入室而相其猶出門而嗾其犬皆曰無之啟
圖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敢動。
提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揜拔而豕轉側哀
鳴不聽拔海石曰汝這孽既多拔一毛猶不肖耶執而拔
之隨手復化爲狸納袖欲出滄客苦啣乃爲一飯問后會
曰此難預定我師立願宏常使我等遊世上拔故衆生未必
無再見時及別後后細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山石合
一身蓋呂祖諱也

諭鬼

青州石尚書茂華爲諸生時郡門外有大淵不雨亦不涸

邑中獲大寇數十名。刑于洲上。鬼聚為祟。經過者輒曳入。一日有某甲正遭困厄。忽聞群鬼愧竄曰。石尚書至矣。未幾公至。甲以狀告。公以墨灰題壁。示云。石某為禁約事。始得厥念無良。致得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鈇鉞之誅。只宜透箇面之心。爭相懺悔。庶幾洗滌骸骨之血。脫此沉淪。乃生已極刑。死猶聚鬼。跳踉而至。披髮成羣。躑躅以前。搏膺作厲。黃泥塞耳。輒逞鬼子之凶。白晝為妖。幾斷行人之路。彼邱陵三尺外。管轄由人。豈乾坤兩大中。究頑任爾。後各宜潛踪。勿猶怙鬼。無定河邊之骨。靜待輪迴。金闕夢裡之魂。還踐鄉土。如蹈前愆。必貽後悔。自此鬼患遂絕。洲亦

尋乾。

犬燈

韓光祿大子之僕、夜宿厦間、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熒飄落及地、化爲火、晚之、轉舍石去、急起潛尾之、入院中、化爲女子、心知其狐、還卧故所、俄女子自後來、僕陽寐以觀、其爰女俯而撼之、僕僞作醒狀、問其爲誰、女不荅、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共宿之、晝別宵會、以爲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卧、二人既醒、則身卧床下、亦不覺、墮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曰、來時當捉之、來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念捉之難、不捉、惧罪、展轉無策、忽憶女子一小紅衫、家

着其体未宜暫脫必其要害執此可以脅之夜來女至問
主人屬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而人情好何宵此為及寢
陰掬其衫女急啼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
遙見女子望道周至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
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好矣既戀者有故人意情當
可原前事出于主命亦不汝怪也但緣分已盡今設小酌請
入為別時秋初高粱正茂女携与俱入則中有巨巢繫
馬而入廳堂中酒肴已列甫坐群婢行炙日將暮僕有事
欲覆主命遂別既出則依然田隴耳

○○狐妾

某蕪劉洞九官汾州。獨望署中。聞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女子。一四十許。一可三十一。二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髻者。並立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顧。少間。垂髻者出一紅巾。戲拋面上。劉拾擲窗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年長者來謂劉曰。舍妹與君有緣。願無棄。對非劉漫應之。女遂去。俄偕一婢。擁重髻兒來。俾與劉並肩坐。曰。一對好鳳侶。今夜諧花燭。勉事劉郎。我去矣。劉諦視。光艷無俦。遂與燕好。詰其行跡。女曰。妾固非人而實人也。妾前官之女。蓋手狐奄。忽以死。寔國內。衆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以

手探尻除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
捫之自此遂苗不去每行望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小婢
媼叅謁賞賚甚豐值劉壽辰賓客煩多共三十餘巡
須庖人甚衆先期牒拘僅一二到者劉不勝羞女知之便言勿
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並其來者遣之妾固短于不然三十席
亦不難辦劉喜命以魚肉薑椒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
砧聲繁不絕門內設以几行炙者置枰其上轉視則肴俎
已滿杞去復來十餘人絡繹于道取之不絕末后行炙人采
索湯餅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囑咄嗟何以辦既而曰無已其假
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椀蒸騰人上客既去乃謂劉

曰可出金貲償其家湯餅劉使人將直去則其家失湯餅
方共驚疑使至疑始解一夕夜酌偶思山東苦醪女請取之
遂出門去移時返曰門外一甕可供數日飲劉視之果得酒
真家中甕頭春也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汾途中一僕曰聞狐
夫人犒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劉
曰家中人將至可恨僮奴無礼必報之僕甫入城頭大痛至
署抱首號呼共擬進醫藥劉笑曰勿須療時至當自瘞
衆疑其獲罪小君僕自思初未未解裝罪何由得無所苦
許漫膝行而哀之簾中語曰爾謂夫人則已耳何謂狐也
僕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裘何得復無礼已而曰汝愈美

言已僕病若失僕拜欲出忽自簾中擲一裹出曰此一羔
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視得五金劉問家中消息僕言都
無事惟夜失藏酒一甕稽其時日即取酒夜也群憚其神
呼之聖仙劉為繪小像時張道一為提學使聞其真以
桑梓誼詣劉欲乞一面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攜而去歸懸
座右朝夕祝之云以卿麗質何之不可乃托身于暴亡之老下官
殊不忍于洞九何不一惠顧女在署忽謂劉曰張公無礼
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痛大
惧反卷劉詰之使隱其故而詭對劉笑曰主人額上得毋
痛否使不能欺以實告無何婿亦生來請觀之女固辭

之。元請之堅。劉曰。壻非他人。何拒之深。女曰。壻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奢。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適不欲見耳。既固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期。元入。隔簾揖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諦。即退。數步之外。輒回眸注盼。但聞女言曰。阿壻回首矣。言已。大笑。烈如鵲鳴。元聞之。脰股皆軟。搖然如喪魂鬼。既出。坐移時。始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霹靂。竟不覺身為己有。少頃。婢以女命。贈元二十金。元受之。謂婢曰。聖仙。日與丈人居。寧不知我素性揮霍。不慣使小錢耶。女聞之曰。我固知其然。囊底適罄。向結伴至汴梁。其城為河伯據。占庫藏。皆沒水中。入水各得此須。何能

飽無饜之求。且我縱能享餽。彼福薄亦不能任。女凡事先知。遇有疑難。與議無不剖。一曰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劫將至。為之奈何。劉驚問家口。曰餘悉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家不久將為戰場。君當求差遠去。庶免于難。劉從之。乞于上官。得解餉雲貴間。道里遼遠。聞者弔之。而女獨賀。無何姜瓖叛汾州。沒為賊窟。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被其害。城陷。官僚比肩罹于難。惟劉以公出。得免。盜平。劉始歸。尋以大案呈候。貪至簞食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窘。憂欲死。女曰。勿憂。床下三千金。可資用度。劉大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

劉借謀得脫歸女從之後數年忽去紙裹數事留贈中有喪家掛門之心牆長二寸許羣以爲不祥劉尋卒

○○雷曹

樂雲宦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十歲知名樂虛心事之夏相規不勸樂文思日進由是名炫著而潦倒場屋戰輒北無何夏邁疫而卒家貧不能塋樂脫身自任之遺襁褓及未亡人樂以時恤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于是主大夫益賢樂恒產無多又代夏生憂內顧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沒而死于我人主富貴負及時哉冬歲忽先向焉真其丹石生也

早自圖也。于是去讀而賈探業半年。家資小罄。一日客金陵。休于旅舍。見一人頎然而長。筋骨隆起。傍徨座側。色黯淡。有戚容。樂問欲得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之則以手掬。頃刻已盡。樂又益以魚人之飲食。復盡。遂命主人割豚脅。堆以蒸餅。又盡。數人之餐。始果腹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既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若此。曰。罪謫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曰。陸無屋。水無舟。朝村而暮郭也。樂整裝欲行。其人相從。惡。不去。樂辭之。告曰。君有大難。吾不忍忘一飯之德。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曳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孟季之次。日渡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員樂躍

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身至扶樂入。囑樂卽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矣。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爲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見舍咲而出。以簪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罔不駭異。樂與婦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則啖嚼無筭。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晝晦欲雨。聞雷聲。樂曰。雷聞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乃可解。其人咲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俟甚。伏榻假寐。時既醒。覺身搖。已

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蹈之。突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間。遂疑是夢。細視星箱天上。如老蓮實之在蓬也。大者如瓊。次如瓠。小如盞。盃以手撼之。大者堅不可動。小星搖動。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棧雲下視。則銀河蒼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問。俄見二龍天橋駕縵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麗圍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麗糊水。徧洒雲間。忽見樂。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衆云。是吾友也。因取一麗授樂。令洒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紉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曰。我本雷曹。前誤行雨。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

繩萬丈擲前便握端紐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颺然瞬息及地。視之則墮立村外。繩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昏。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溝澮皆滿。歸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黯黯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照四壁。孟寶之什。載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照飲。正視之餘。射目。一夜妻坐對。握髮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入口中。咯之不出。竟已下咽。慘。奔告樂。亦奇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因先君失一德。促余壽齡。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上天。携歸。可云有緣。今為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蓐。光輝滿室。如星在几上時。因名星。

兒杞謔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異史氏曰樂子文章名一世忽覺蒼上之位置我者不在是遂棄毛錐如脫屣此與燕領投笔何以少異至雷曹感一飯之德少微時良朋之知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

○賭符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多幻術共名之仙先子與最善每適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趨鑄曰請先住啟門望少旋我即至乃如其言詣廟發局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先是有敝族人嗜博賭因先子亦識韓

值大佛寺來一僧。而事樗蒲。賭甚豪。族人見而悅之。罄貲往賭。大虧。心益熱。典質田產。復往。終夜盡喪。邑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慘淡。言語失次。韓問之。具以實告。韓笑曰。常賭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為汝覆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花骨頭當鉄杆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間。囑曰。但得故物。即已勿得隴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喜而往。僧驗其貲。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一擲為期。僧笑而從之。乃以千錢為孤注。僧擲之。無所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采。僧復以兩千為注。又敗。僧漸增至十餘千。明日。泉色呵之。皆成盧雉。計前所輸。頃刻盡覆。陰念再贏數千。為更佳。乃覆博。則色漸

客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亡矣大驚而罷載錢歸而除償
韓外追而計之並未后所失適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失符之
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爲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
甚于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夫商農之人
俱有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負未橫經固成家之正
路清談薄飲猶寄興之主涯爾乃狎比淫服纏綿永夜
傾囊倒篋懸金于嶮巖之天呼誰呵盧乞靈于淫昏之
骨盤旋五木似走圓球手握多車如擊團扇左觀人和
右顧己望穿鬼子之睛陽示弱而陰用强費盡酒廬之

入雅乃理致
有傳會

校門前賓客待。猶志于場頭。舍上火烟生。尚眺于盆裏。忘
餐廢寢。則久入成迷。舌敝唇焦。則相看似鬼。迨夫金軍盡
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叫號濃烏。技爆英雄之臆。傾囊底
而貫索空矣。灰寒壯士之心。引頸徘徊。覺白手之無濟。垂頭
蕭索。始玄夜以方歸。幸交諳之人。眠恐驚大。吐苦久虛之腹。
餓敢怨美。既而幣子質田。異珠還于合浦。不意火灼毛
燼。終枋月于滄江。及遭敗后。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試問
賭中誰最善。群指無袴之公。甚而枵腹難堪。遂棲身于
暴客。掩頭莫度。至仰給于香奩。嗚呼。敗德喪行。傾財亡
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阿霞

文登景星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鄰而居齊隔一短垣一日陳暮過荒落之墟聞女子啼松柏間近臨則有橫枝有懸帶若將自經陳詰之揮涕而對曰母遠出托妾于外兄不畜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不如死言已復泣陳解帶勸令適人女慮無可託者陳請暫寄其家女從之既歸挑燈審視丰韻殊絕大悅欲亂之女厲声抗拒紛紜之聲達于間壁景生踰垣來窺陳乃釋女見景生疑目停睇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景歸問戶欲寢則女子盈自房中出驚問之答曰彼德薄福淺不可終托景大喜詰其姓氏曰妾祖居于齊以齊為姓小字阿

霞入以遊詞笑不甚拒遂與寢處齊中多友人来往女恒隱閉
深房過數日曰妾姑去此處煩雜困人甚繼令請以夜卜問家何
所曰正不遠耳遂早去夜果復来惟愛慕篤又數日謂景曰我
西人情好雖佳終屬苟合家君宦游西疆明日將從母去容即
乘閒稟命而相從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齊
居不可常移諸內又慮妻妬計不如出妻志既決妻至輒語焉妻
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恐見累請早歸遂促妻行妻啼曰從
子十年未嘗失德何決絕如此景不聽遂愈急妻乃出門去自
是壁壁清塵引領翹待不意信杳青鸞如石沉海妻大歸后
數浼知交請復于景上不納遂適夏侯氏夏侯里居與景接壤

以田畔之故世有却景聞之益大恚恨然猶冀阿霞復來差足
自慰越年餘並無蹤緒會海神壽祠内外士女雲集景亦在遙
見一女甚似阿霞景近之入于人中從之出于門外又從之飄然竟
去景追之不及恨悵而返後半載適行于途見一女郎着朱衣
從蒼頭輓黑轎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為誰答言南村鄭
公子繼室又問娶幾時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悞耶女郎聞語
回眸一睇景視真阿霞也見其已適他姓憤填胸臆大呼霞娘
何忘舊約從人聞呼主嬭欲奮老拳女急止之啟幃紗謂景曰
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自負僕何常負卿女曰負夫人甚于
負我結髮者如是而況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委身相從

今以棄妻故。冥中削爾祿秩。今科亞魁王昌。即替汝名者也。我已
歸鄭姓。無勞復念。景俯首帖耳。口不能道一詞。視女子策
蹇去如飛。悵悵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氏昌名。景以是
薄幸名。四十無偶。家益替。恒起食于親友家。偶詣鄭。款之
宿焉。女窺客。見而憐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景慶雲耶。問
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恭敬。彼行雖
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為故人。亦宜有締袍之義。鄭然之。易
其敗絮。而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金二十餘兩。贈景。女在
窗外言曰。此私賄。卿盍好。可將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尚
足及子孫。無復喪檢。以促餘齡。景感謝之。既歸。以十餘

金買縉紳家婢甚醜悍舉一子後登西榜鄭官至吏部
郎既沒女送葬歸啟輿則虛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
無良舍其舊而新是謀卒之卽復而鳥亦飛天之所報亦
慘矣

○毛狐

農子馬天崇年二十餘喪偶貧不能娶芸田間見少嫺盛妝踐
禾越陌而過貌亦色致亦風流馬疑其迷途顧四野無人戲挑之
嫺亦微納欲與野合笑曰青天白日寧宜爲此子歸掩門相候昏
夜我當至馬不信婦笑之馬乃以門戶向背俱告之嫺乃去夜分
果至遂相悅愛覺其膚肌嫩甚火之膚亦薄如嬰兒細毛徧

体異之。又疑其踪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戲相詰。嬭亦自認不諱。馬曰。既為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既蒙繾綣。寧不以數金濟我貧。嬭諾之。次夜來。嬭故愕曰。適忘之。將去。馬又踞至夜間。所乞或勿忘也。嬭笑請以異日。踰數日。馬復索。嬭笑向袖中出白金三錠。約五六金。趨過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于積。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曰。是錫也。以齒齧之。應口而落。馬大駭。收藏而歸。至夜。嬭至。憤致詰讓。嬭笑曰。子命薄。真金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嬭曰。吾等皆隨人現化。子且無一金之福。落雁沉魚。何能消受。以我陋質。固不足以奉上流。然較之大足駝背者。即為國色。過數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

藏金。今媒聘有期。請以一嬖之資相餽。亦借以贈別。馬自白無體。嬖之說。嬖曰。二日。自當有媒來。馬問所言姿貌何如。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馬曰。此即不敢望。但三金何能買嬖。嬖曰。此月老註定。非人力也。馬問何處言別。曰。戴月披星。終非了局。使君自有嬖。唐塞何爲。天明而去。授黃末一力。圭曰。別後恐病。服此可療。次日果有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妍媸之間。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不難其價。而必欲一親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銜。霞既而約與俱去。相機便。既至其村。媒先往。使馬候諸村外。久之來曰。諧矣。余表親與同院居。適往見女。望室中。請即僞爲謁表親者而過之。咫尺可相覩也。馬從之。果見女子。望室中。休于床。倩人爬背。馬趨過。

掠之以目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直但求一二金裝女出閣
焉蓋廉之乃納金并酬媒氏及書券者計三兩已盡亦未多費
一文擇吉迎女歸入門則習背皆駝項縮如龜下視裙底蓮船
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異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狐女之自為解嘲然其言福澤良可
深信余每謂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數
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又不以我言河漢也

○ 翩翩

羅子浮邵人父母俱早世八九歲依叔大業上為國子左廂富有
金緡而無子愛羅若己出十四歲為匪人誘去作狹邪遊會有金

陵娼僑寓郡中。生悅而惑之。娼返金陵。生竊從遁去。居娼半年。床頭金盡。大為姊妹行齒冷。然猶未遽絕之。無何。廣瘡潰。臭沾染床席。遂而去。丐于市。人見輒逃避。自恐死異域。乞食西行。日三十里。漸至郿界。又念敗絮膿穢。無顏入里門。尚趑趄。近邑界。日就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問何適。生以實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畏虎狼。生喜從去。入深山中。見一洞府。入則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有石室。二光明徹。焰無煩燈燭。命生解懸鶉。浴于溪流。曰。濯之瘡當愈。又開幃拂褥。促寢。曰。請即眠。當為即作袴。乃取大葉類芭蕉。剪綴作衣。生臥視之。製無幾時。摺疊床頭。曰。曉取着之。乃與對榻寢。生浴後覺。

瘡瘍無苦、既醒摸之、則痂厚結矣、詰旦將興、心疑蕉葉不可着、取而審視、則綠錦滑絕、少間具餐、女取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剪作雜魚烹之、皆如真者、室隅一罏貯佳醞、輒復取飲、少減、則以溪水灌盃、蓋之、數日瘡痂盡脫、就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便生妄想、生云、聊以報德、遂同卧處、大相懽愛、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翻見小鬼頭快活死、薛娘子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吹送也、小哥哥抱得來、曰、有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窰哉、那弗將來、曰、方鳴之、睡却矣、于是望山款飲、又顧生曰、小郎君、好香也、生視之、年二十有三、四、綽有餘妍、心好之、剥果悞落案下、俯地假拾果、陰捻翹鳳、花城他

顧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恍然。神奪頓覺。袍袴無溫。自顧所服。悉成秋葉。幾駭絕。危坐移時。漸變如故。竊幸二女之弗見也。少頃。醉間。又以指搔纖掌。花城坦然笑。譖殊不覺。知突上。怔忡間。衣已化葉。移時始復變。由是慚。類息慮。不敢妄想。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迹入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倖兒。便值得寒凍殺。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腸斷矣。女亦起曰。貪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花城既去。俱遺請責。女卒晤對如平居。上無何。秋老風寒。霜零木脫。女乃收落葉。蓄旨御冬。願生肅縮。乃持襖。擬拾洞口白雲。為絮。複衣著之。溫煖如繻。且輕鬆。常如新錦。逾年生子。極惠。

美日在洞中弄兒為樂。然每念故里乞與同歸。女曰。妾不能從。不然。君自去。因循二三年。兒漸長。遂與花城訂為姻好。生每以叔老為念。女曰。阿叔臘故大高。幸復強健。無勞懸耿。待保兒婚。後去。住田。君女在洞中。輒取葉寫書。教兒讀。兒過目即了。女喜。此兒福相。故放入塵寰。無憂至。聖恩未幾。兒年齒。花城親詣送。女華妝至。容光煥人。夫妻大悅。舉家譙集。翻扣釵而歌曰。我有佳兒。不羨貴官。我有佳婦。不羨綺紈。今夕聚首。皆當喜懽。為君行酒。勸君加餐。既而花城去。與兒夫婦對室居。新嬾孝依。膝下宛如所生。又言歸。女曰。子有佳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中人。可携去。我不俟兒生平。新婦思別其母。花城已至。兒女悲涕各。

滿眶而母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翻乃剪葉為駒令三人跨之以
歸大紫已歸老林下意姪已死忽携佳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入
門各視所衣悉蕉葉破之絮蕉上騰去乃並易之後生思翻偕兒
往探之則黃葉滿途洞口路迷零涕而返。

異史氏曰。翻上花城殆仙者耶。餐葉衣雲何其怪也。然幃帷
誹謗狎寢生雖亦復何殊于人世。山中十五載雖無人民城郭
之異而空迷洞口無迹可尋睹其景况真劉阮反棹時矣。

黑獸

聞李太公敬一言其公在瀋陽宴集山顛俯瞰山下有虎啣物
來以爪穴地瘞之而去使人探所瘞得死鹿乃取鹿而掩其穴。

少間虎導一黑獸至、毛長數寸、虎前驅若邀尊客、既至穴獸眈眈蹲伺、虎探穴失鹿、戰伏不敢少動、獸怒其誑、以爪擊虎額、虎立斃、獸亦遂去。

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問其形，殊不大于虎，而何延頸受死，懼之如此其甚哉！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獮最畏虎，遙見之則百十成羣，羅而跪，無敢遁者；凝睛定息，聽虎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顙，頂猶戴石而伏，悚若木雞，惟恐墮落，狘揣誌已，乃次第按石取食，餘始闕散，余嘗謂貪吏似獮，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戰耳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

番僧

釋休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像貌奇古耳綴雙環被黃布鬚髮
鬢如自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仰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曹林和
尚密齎不甚礼之執事者見其人異松欵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
異人羅漢得毋有奇術否其二輟然笑出手于袖掌中托小塔高
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有小龕僧擲塔其中肅然端立
無少偏倚視塔上有舍利放光燦耀一室少間以手招之仍落
掌中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有矣
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李司鑑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于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報廣平。行永年查審。司鑑在府前。忽于肉架上奪一屠刀。奔入城隍廟。登戲台上。對神而跪。自言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堂顛倒是非。着我割耳。遂將左耳割落。拋台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錢財。着我割指。遂將左指奪去。又言神責我不當姦淫婦女。使我割腎。遂自閹。昏迷僵仆。時總督朱雲門題叅草牒究擬已奉 俞旨。而司鑑已伏冥誅矣。抵故。

五殺大夫

河津暢體元字汝玉為諸生時夢人呼為五穀大夫喜為佳兆及遇流寇之亂盡剝其衣夜閉置憲室時冬月寒甚暗中摸索得數羊皮護體僅不至死質明視之恰符五穀啞然自笑神之戲已也後以明經授雒南知縣畢載績先生志

夢別

王春李先生之祖與先叔祖王田公文最好一夜夢公至其家黯然相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來別耳問何之曰遠矣遂出送至谷中見石壁有裂罅便拱手作別以背向罅逡巡倒行而入呼之不應因而驚悟及明以告太公敬一旦使備弔具曰王田公捐舍矣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吊之不聽竟以素

服往至門則提攜掛矣。嗚呼。古人于友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輿待巨卿而行豈妄哉。

蟄龍

於陵曲銀臺公讀書樓上。值陰雨晦暝。見一物有光如螢。蠕而上行。過處則黑如蚰跡。漸盤卷上。卷亦焦意。為龍乃捧卷送之。至門外持立良久。蠖曲不少動。公曰。將無謂我不恭。執卷送。仍置案上。冠帶長揖送之。方至簷下。但見昂首乍伸。離卷橫飛。其聲啞然。光一道如綫。數步外面首向公。則頭大乎覆身數十圍矣。又一折反。霹靂震驚。騰霄而去。回視所行處。蓋曲上自書笥中出焉。